光海君日記

百二十二之四

0205224
no.143

205229

昭和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乙丁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十一月一日壬辰

合司連啓請竒自獻圍籬安置玉堂連劄請快從公論荅曰予於此啓不欲聞不欲知而累日煩執不得無一言也試觀今日之事終始異辭反覆推諉不爲擔當但欲掠美者豈獨竒自獻哉大臣放歸亦非輕律至於圍籬則過重休煩可矣○合司再啓玉堂再劄荅曰心懷異議右相掠美者非自獻一人何必强論自獻乎勿爲煩執○幼學楊時益上疏請亟正柳希發指嗾世潼之罪啓下議政府○合司三啓荅曰已諭○幼學李偉上疏曰伏以竒自獻悍男之忠臣而西宮之所伏者也覘知西南小北者流歸心屬望於 西宮陰爲後日之地恃上仁慈以爲我雖不廢西宮上必無誅我之理竄亂譎數年國統若移則吾當掠美名而享富貴也日夜孜孜猶以保護西宮爲職任其懷向背之心已著於自獻劄之中斬

之萬段雖贖其罪殿下反欲芘覆臣竊惆焉噫
親於上者孰愈於同氣而珒璣之竄死殿下亦不
能赦獨於一箇逆臣含容至此若是而欲亂臣之
知懼不亦難哉竊聞近日老下街談西人之爲西
宮者咸欲乘機構逆不敢動手今大議已發不可
中止爭出死心將及大局未完之先必售兇計此
流皆恒福之率下也恒福豈不知其計而敢爲此
大言哉其所恃斷然可知存亡之機決在呼吸而九
重天門穆然淵默廷議封入尚未還下三司守閤
大惡不除此殆天心之不祚宗耶扣胸摧心寧
欲溘然雖然自獻恒福豈無所憑依而敢逆殿下
哉崔瓘乃護逆之魁也上年己海西亂作先出家
屬觀望城外人或疑其與謀聖上不燭其奸擇
躋地官之長希奮乃與之締交其訪兇奇於江
上也並騎往還其所與議謀者未知何事而中路

馬踶二人皆隆挾道觀者萬目雖逃兇竒之負
宗社其罪不下於永慶希奮與瓘乃敢於白日
之下肆然徃見其心之異昭若觀火而護自献之
志乃護永慶之志也隆墜馬落傷天實惡之夫奚咎
哉殿下若發希奮特下嚴旨諭以義理負君之
賊如自献恒福協勿與相通討逆之臣如仁弘爾瞻
共鋤禍蔓康濟國雖並戴一君躋世治平則豈不
臣主兩榮哉臣願殿下亟誅自献以息希奮黨
惡之誘保全其家不勝幸甚臣柳有聞恒福乃
西宮頭領也恒男入銓皆其汲引而及開閫洛中
仍兼訓鍊之長宿將武臣皆所薦拔精兵悍卒
悉歸掌握人皆謂璣若稍長則易置之事當
出渠門以天之幸羊甲等先伏王誅而渠亦以薦
峽去國其謀不成及今失職武弁皆嚙舊恩咸
願為之效死而王子駙馬連姻於西家者甚多

若棄大事之未畢聚合諸宮之健奴糾會在散
之武臣奉西宮號令國中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
趁慶運為右相之卒殿下何以自立而 宗社何以
得安哉言之至此腸裂骨折此必然之兆而上猶
未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伏願殿下深察發先卽
誅恒福以去禍魁亟卜賢相以定大局則千萬
幸甚 啓下議政府○幼學李國獻上疏曰伏以往在
丙辰八月臣以西宮討罪之論聖上免誣之策最
先上疏嗣是之來正議鬯張式至于今義論大作
輿情齊憤宗祏可衛臣乃今日為 宗社遠來
獻賀也象毋為兇不軌陰圖敢為該勅之誣詛
呪之兇內應之謀則此乃 先王之罪人也得罪
於 先王則其見絕於 祖宗神靈也明矣
先王若在則必廢戮矣 祖宗有知則必黜棄
矣今之兇謀者不以春秋之義胡氏之論為論

而反以秦隋不相近之説誣殿下而比之倡爲邪論
無君不道莫此爲大伏願殿下亟斬兇謀者以定人
心法春秋之大義鑑胡氏之定論重 宗廟社稷
之大計行 太宗大王之明典也抑有可防陰謀之
策臣敢獻焉恭惟我殿下受封於 天子爲王於
東國則謨蓋考君者天子之罪人也今有欲害 天
子受命之殿下則豈可不告於 天子乎欽惟 皇帝
天臨萬邦爲政於天下如聞我國内應之謀詛呪
之兇則 皇帝必降討逆之詔矣況乎天視自我天
聽自我膚受有愬則 天必從我國之願矣天詔
之來在我用力多少之何如耳致之如反掌也殿下誠
用臣策則天下後世名正言順矣逆之餘黨不能兇
誣於殿下而討逆處變無難處之事矣啓下議政
府

丁巳十二月初二日癸巳

傳曰各該司非闕內所當在則內贍寺至今尚在仁慶宮後苑中極爲不當內贍寺造成監役官本寺當該官並推考使之從速畢役正二月內盡爲移置事言于都監○新榜進士閔悰上疏曰伏以臣殿下之臣也知有殿下而不知有西宮也全盻李莊身爲臺諫不振正論先自屈膝於讎庭烏得無罪頃日政府會議時公共之論如出一口而如鄭弘翼閔馨男若干輩敗露心跡於數行文字陰戴西宮之志斷可知矣嗚呼殿下只務仁慈不施威武戊申之變賜死永慶不治謀逆故其黨寔繁慄男得脫癸丑之亂只誅賊浹不問所指故鯨鯢網漏恒福猶在自不覺其侮辱殿下扶護西宮也滋蔓難圖履霜堅氷於殿下驗矣護逆之輩規避之徒力遏正論生梗大事豈不痛哉伏願殿下亟令

杜門之大臣復詢在谷之碩佐以定 宗社之計俾答
臣民之望國家幸甚啓下議政府○正言李荭啓
曰臣於前月二十五日詣闕肅謝思欲不拜西宮而
簡通相可否者以其爲廷時未處置百僚之前謂猶
未前也則臺諫法官也不待爲議經先自斷有違事
體故強爲非情之拜曾爲自劾之避矣今見儒疏
大槩詆斥請治與自献等聯名不可晏然仍冒請亟
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持平金聛
啓曰臣曾以西宮肅拜之失具由引避矣今見閔
悰上疏大槩指擧臣名請治以罪決不可偃然仍
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合司
連啓請竒自献圍籬安置玉堂連劄答曰大臣
己爲放歸不可謂王法不行何必至於於圍置乎
勿爲堅執○兩司以李荭金聛處置事當引避
退待玉堂請並出仕從之○南部坊民希仁等上

疏請亟定大計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時甯瞻使許
筠廣聚凶徒充牣其家右呼左應日搆六七疏迭相投進或
無其人而造僞名以呈金闓爲右尹勒驅坊民因繫滿獄閭
巷父老至有號泣向不從者終至於三醫司內三廳都監軍校
筭律諸學各司吏胥之輩畏㥘督相繼投疏盖當初筠
闓等以厚利募凶儒曰若廢論已成則當許直赴殿試錄正勳
封君云故無賴之黨應之者衆凶疏旣下政府之後兵曹定軍
守直有錄事金希埶者被督甚急以死拒而不從還府杖
殺之老人劉希慶因係數月亦不從○吏曹叅議柳希發
上疏辭職荅曰省疏具悉安心勿辭更竭忠貞之操
以扶宗社之危○兵曹判書柳希奮箚子大槩病
重已久不能跨馬出郭今被李偉誣罔陳情乞免
荅曰省箚具悉此時人言何可盡信卿宜安心勿
辭益篤精忠以安 宗社○新榜進士尹唯謙
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合司之請誅殛自獻以杜鼓

動異議掣肘主論諫官之弊仍治舍人柳忠立不
率臺下百僚大將元守身沮抑將卒欲疏之罪
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東部坊民老人李鳳
等上疏大槩請速擧義討逆啓下議政府○
玉堂再劄答曰已論休煩○幼學宋永緒上疏曰
伏以恒福之議祖於自献弘翼之言亦出於自献
而昌衍之杜門孝純之不出亦皆法自献者今日不
誅自献則明日更有一自献異議日日滋出將不
可支彼朴弘耇閔馨男等敢爲貽誤之議者亦
由於自献則自献之生存乃殿下之疾也可勝寒
心自献雖遜者監提調其所親愛多在將官失
意之人以西宮爲奇貨謀爲他日孤注以愽大
寶事速則惶遽之間不及合謀遲延累日奸圖
益固若糾數十百人乘夜倡乱則環宮衛卒
安保其不倒戈哉此誠危迫之秋而上下狃安忽於

深慮此無乃天不欲祚宋耶臣腸腐直欲先死
以報殿下也將官之親密於自獻者何不先爲汰
去以紓今日之虞也殿下之廷清忠正直之臣非止
一二若下枚卜之命亟置廟廊責以康濟之任則
處置此事在於瞬息之頃而殿下一味逡巡只待
孝純之出仕夫孝純黨逆豈肯爲殿下盡力
哉臣願殿下亟卜他相以完大局以鎭危疑不
勝幸甚今玆大議初出於李慶全李覺柳
朴兩家不肯擔當覺確守前見慶全乃懷貳
志對人每曰大論只許筠主之吾等不發也云其
包凶顧望之心果於負君此而不誅何以懲奸回
不忠之輩哉柳夢寅竊據銓柄恣行貪黷
鞫廳之議每與自獻同謀隱然護逆會議之際
以不知是非委於大臣三司其不欲行義擧故爲
含糊之辭以爲他日地此二人初附士林陽爲討逆

之論至於事急本情乃露其反覆負君之罪陰
圖後福之計至此極矣請寘二人以戒具僚
萬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三日甲午
幼學李國光上疏曰伏以西宮得罪於天下則人人
可得以誅之見絶於　宗社則神靈已斷棄之矣
夫一天之上唯有一日一國之內唯有一君彼扶護
西宮之輩將欲何爲而懷異心之若此乎是必
謀害君父圖占後福之計殿下以如此輩委棟
樑之重責耳目之任是所謂獨坐空山養虎自
衛者也伏願殿下亟誅忘君負國之輩以定
國是枚卜賢相以鎭危疑之情然後法春秋
之義重　宗社之計行　太宗大王之明典以
快神人之憤以去　宗社之禍啓下議政府○
司諫院啓曰東堂會試之日累卜累退遠方
多士久留京口苦待試期今又退定於明年非
但士心解弛無前大慶不可踰年請令該曹從
近改擇以慰多士之心答曰依啓○合司連啓玉

堂連劄請奇自獻圍籬安置答曰何必圍置雖
不圍置可矣○户曹判書崔瓘劄子大槩重被
儒疏之斥請鐫臣職名答曰省劄具悉䘏情事
安心勿辭更加盡職○幼學徐義中上疏曰伏
以怡逆之法不嚴故護逆之徒寔繁蓋崔晛
以喜壽之縱臾作孽於前世濂以希發之指嗾
生梗於後喜壽力主全恩之說而曾負殿下者
也不復道也希發以姻婭至親休戚與同而敎誘
世濂首避正論不知希發果何心哉且臣近聞
都下之論謂以柳希奮獻議之際不陳已見推
諉於左相臣鄭仁弘巧避情狀敗露無餘柳忠
立身爲舍人不率堂下百官合議陳啓可謂自
献之郎廳而染一家之邪論者也朴自凝以承宗之
子自興之弟而當此莫大之論敢呈托病之辭是
父兄之教不先而護逆之心爲重也如李恒福鄭弘

翼閔馨男或薦賊浹為謀主或附七臣中許筬
或與柳希奮異議此皆護逆之流而王法所不容也
今日之為三司耳目者所當彈劾之搏擊之如鷹鸇
之逐烏雀而自獻一人之外更無言及自獻之罪固不
容誅而其餘護逆之流獨可置而不論乎伏願殿下
先責三司不職之失亟正自獻立幟異論之罪仍治希
蕟指嗾世瀛之罪而恒福以下次第論罪則大論自正
而禍根可弭伏願殿下勿以匹夫之言為輕亟下曰俞
之命則 宗社幸甚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玉堂
再劄答曰已諭○北部坊民林連枝等上疏請速定
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譯官表憲等上
疏大槩大論已發而尚未完局亟令廟堂從長處置
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耆老李崇壽等及市
民等上疏請亟去禍本以安萬民啓下議政府○軍
器寺副正鄭文振上疏曰伏以往在癸丑年間逆黨

煽乱外則羊甲友英之徒陰蓄異謀互相締結潛伺
突出欲害聖躬跋扈之計凶矣内則假托 慈殿之
勢以稚璣為奇貨醸禍宮掖亦及 陵寢詛呪之變
慘矣嗚呼反逆何代無之今日之事言之可痛凶謀
敗露諸賊伏辜則豈非 祖宗神靈默佑於冥冥
而然也此正一國臣民卧薪嘗膽圖報君讐之不暇
而當初請殺逆璣之時邪議横流以逆璣不可殺之者有
之謂君讐不可雪之者有之此實由於正論之不立義
理之晦塞彼盛此衰不能辨析也鄭蘊假手之言一倡
景赵等護逆之論繼赵謂逆璣一殺則未免有後日之
患邪説由此而滋蔓正論因茲而沮抑使主勢益孤
於上恠兇更熾於下噫群奸護逆之状聖上非不洞
察當置之於正刑俾絶邪議之根柢以尊國家之勢
而聖度涵容只竄遐荒其容人好生之德吁亦盛
矣自是以後 西宮侍側之人因緣 慈殿務為詛呪

釀成其禍其陰害君上顛覆 宗社之罪擢髮難數今者遠近佼士聯裾葷出血誠陳疏請去 慈殿之徽號又撤進御之恒規夫定是非明公論不在於聖上之昏斷惟在於大臣之處変奇自献身居首揆忠國厚恩當其献議之日先陳詭怙之辭滿紙凶言無所不至内懷右袒之心外發掠美之言雖置極典難謝一國伏願殿下益堅撥乱之志更勵除凶之討先斬自献之頭次治羣凶之罪則公論自明是非立定義理昭著禍本自絶於 西宮朝拜侍衛封進之物亟命停廢又減徽號則群疑渙釋反側自安上可以慰 祖宗之靈下可以荅臣民之望國家之勢安如磐石矣啓下議政府○幼學朴樬金瀛海等上疏曰伏以國家不幸遭此 西宮之変彼既為逆謀之首自絶于 宗社則殿下何可以國母待之乎既不可以為國母而尚處西宮猶存母號故人多疑畏士皆憤惋

儒疏一出大論斯發義聲所揭孰不踊躍奮自獻
身爲首擬先倡和論其忘君護逆之狀昭不可掩而乃
敢坐於政堂詢其可否拘牽之輩承其志氣多
發異議此實堯代之共工周世之管叔也渠等平
日虔蓄護逆之志其處心行事無所不用其極故
至於廣收之際發於言辭肺肝昭著眩亂視聽究
謀叵測其與逆類無異一體若不除去則安知他日釀
無窮之禍哉明者視於無形况此已著之狀乎去草不
去根終當復生之言正爲今日道也伏願聖明亟斬異
議之徒快施雷霆之威使奸和兇逆之輩無小容於
斧鉞之下不勝幸甚啓下議政府○幼學黃廷弼上
疏曰伏以 先爲之末賊臣構煽天日旣昇陰曀旋消
而禍根尚在罪閣 宗社一國臣民皆知其不可不去以
明大義上自爲廷庶僚下至草野儒生不避斧鉞之誅
爭效沐浴之請而首獻和議排沮國是者奇自獻也

呈辭規避瀆擾言路者金世濂也夫為君除患臣子之心見賊必討春秋之法自獻世濂獨非人臣乎而力主異論陰護禍根為逆黨則得矣將欲置君父於何地乎是其罪宜斷以春秋討黨與之法而殿下畧示譴罰不加誅殛此所以餘黨繼起不一而足臣愚以為自獻世濂皆可斬也至於李恒福朴弘耉閔馨男鄭弘翼等同聲和附畧無忌憚則是亦一自獻也忘君護逆其罪同科臣愚以為此四人亦可斬也若韓孝純則又有異焉當大論方發之初先覘其機遽為呈辭及殿下下儒疏廣詢于廷遣重臣敦諭于家終始托疾不為一言則其心所在斷可知矣而陰譎奸慝罪浮自獻臣愚以為孝純亦可斬也推其所以致此者蓋有說焉當初異論之人護逆之徒紛紜呈疏眩耀天聽如金孝誠鄭澤雷洪茂績尹善道元以坤李顯門許國趙漫等宜置重

典以警其餘而殿下皆從末減止於投竄所以常懷
報復之心多有窺覘之狀至於內外締結謀遏大義
使主勢孤弱人情憤鬱則豈非防之於前者有未
盡其道而然耶臣於前日疏列此人等罪狀以達
天聽者意蓋在是臣愚以爲此人等亦不可不
加罪也伏願殿下勿爲浮議之動夬從三司之請
則國家褆福臣民賴之伏願殿下留神焉啓下
議政府○兩司全數啓曰臣等伏見徐義中上
疏大槩兩司多官恟於威權默無一言請先治兩
司不職之罪云世瀌之巧避旣被竄黜希菱之指
嗾茫無形影大論不爲世瀌而外沮則不可謂之
生梗希菱以銓官而參政則亦不可謂之偃然豈有
恟於威權默無一言之理哉而重被詆斥不可苟
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丁巳十二月初四日乙未

弘文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司譯院正全慶生等上疏請亟令廟堂從長處以弛國亂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宣傳官申綦等上疏請速令廟堂議定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訓鍊都監軍士崔春起等上疏請亟去禍本撤罷扈衛啓下議政府○右議政韓孝純身病出仕後上劄請亟卜碩德之新相以答外廷之輿望且召左議政領敦寧以濟時艱政府東西壁闕久數日內為政塡差以重事體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國事艱危此豈元老大臣辭退之日乎安心勿辭更加盡忠以扶社稷他大臣召致東西壁差出事依啓○中部坊民金忠壽等上疏請亟召大臣昭示此疏速定鞏固之大計以安杌隉之邦本啓下議政府○西部坊民徐應鶴等

上疏請毋執抓疑快從公論啓下議政府○順寧
君景儉劄子大槩都堂收議日大臣分付後宗親
未及叅收議惶恐待罪事答曰省劄具悉此事予
不欲聞之矣卿宜安心勿待罪○茂林君善繼上疏
請亟名在野賢相以定國是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
答曰省疏具悉卿為國之誠左相拾來事當量
處焉○合司連啓弘文館連劄請奇自獻圍籬安
置答曰已諭再啓答曰中道付處三啓弘文館再劄
答曰已為付處無用煩執○幼學尹魯上疏曰伏以
凡尋常論議亦有本末先後況此堂堂大論豈
可舍其本而治其末哉癸丑之初鄭造尹訒李
偉卿等心懷慊慨首發正論或有避嫌者或有陳
疏者其扶 宗社得處變之道可謂至矣而無賴人
趙慶起以僞男之腹心為逆黨之援兵假托儒
名妄進兇疏鼓倡邪議排擊忠良内而館學

外而八方莫不継此蜂起使正論既蔑而還止大義
才明而復晦當時嚴惺以秉筆之官表裡慶起一朝
盡停數十多士自是後正氣銷鑠邪黨益熾德
馨有讐毋絶毋之言賊藴有假手武夫之蹤至如
李顯門輩以扶 大妃之說大言於明倫堂陰唱雎
和至于今日而極矣何幸草野獻章禍根垂除而尚
今遲延無一人擔當擧義者此不過一種邪論蝃蝀
於其間而不治其本之所致也自獻弘翼等橫生異
議沮抑正論者何足怪乎王法解弛以至於此臣竊痛
焉伏願殿下勇決夬斷大施雷威先斬慶起顯門
罷嚴惺賊藴等次誅自獻恒福弘翼等以扶大論以
安 宗社則國家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五日丙申

政院啓曰今見耆人申應榘上疏極爲無據渠以年老立名之人非不知草土之街不可入於君門而身在草土以自己修飾之言偃然呈疏辭勳於五六年之後使渠實有固辭之心則當初勘定時再辭三辭猶或可也而晏然冒參從他笑罵橫黃金帶君雖安過累年而及至今日有若畏公議而崇廉恥者然抗辭於斬焉之中頓脫勳籍其計巧而實則愚且悖矣祭天歃血之盟其將因渠一言而有所變改乎以此不然之事冒瀆天聽爲他日塞責執言之地極爲駭愕京畿監司柳希亮捧上如此無據之疏極爲非矣請推考傳曰勳宰呈疏若不捧上是壅蔽之漸也安可不捧監司勿推 應榘乃王在卯時師傅也重緣得罷及臨海之變也以袖疏欲陳至錄正勳人皆嘻齁而應榘處之晏然畧無羞愧六年之後乃以耆人冒疏辭功

無耻之人不足道也○禮曹以閔仁伯上疏回啓曰親
奉 廟社跋涉險阻神人協佑業茂中興而尊號
中俊德弘功四字猶不足形容盛德之萬一則群情
缺然故前日儒疏極言駐駕伊川保護 廟社
終成傾否之大勳云云矣今者閔仁伯所陳蓋出
於此論臣民所同之願於此可見請令廟堂更爲議
定加上尊號 傳曰顧予勳業以積禍餘生逮玆晩
節累膺虛號亦已多矣何用又加重得罪戾乎第
此壬辰奉 廟社艱險之事 列聖在天之靈實所
鑑臨誠後世不忘有辭於千億者也依所啓施行
○合司連啓玉堂連箚請竒自獻圍籬安置答
曰大臣至於付處則用律實非輕也圍籬決不可爲
毋庸煩執○典醫監正劉景祁等上疏請亟令
廟堂從長處置以弭國亂啓下議政府○合司再
啓玉堂再箚合司三啓皆答曰已諭不允○書吏金

好誠等上疏大槩大臣出仕請命廟堂擧行諸
儒之疏以明大義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六日丁酉

營建都監啓曰青陽縣監任吉後正鐵一千五百斤別措上送其有誠於大役移爲可嘉茄捧用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加資牧府使中除授吉後寵姬任氏之甥孰正之姪也○進士郭瓔上疏曰伏以亿爲讒逆者包藏禍心前後迭唱覘國事如秦瘠此輩亦豈不知宗社之安危恩義之輕重哉只緣内懷不忠外沽大名不爲 宗社禍福計而爲自家利害計殿下何有於若干凶狡輩而迄不搴刑章以鎭群情乎且夫社稷者乃 祖宗之社稷也外通逆謀内作詛呪謀危社稷則乃 祖宗之罪人也殿下安得以私之哉殿下雖過於仁孝不忍快斷而爲大臣者當伏閤請罪爲臺諫者當爭之以死大臣退縮覘勢臺諫緘論尸位臣以謂爲今之大臣臺諫者亦不得無罪也嗚呼上下同然之謂公論今者内而假學之士

外而朝野之臣以至禁衛之卒閭巷之氓不謀而
同交章請罪此屬豈為釣名譽希爵賞者哉
蓋公義所在輿情自激此乃天也非人也殿下雖欲
全私恩其如天何哉伏願殿下勉從衆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奇自獻圍籬安
置答曰當此寒冱之日逐日來啓予心不安圍籬則
過矣宜斟酌勿煩○政院啓曰以右相劄子他大臣
亦致事依啓矣遣史官亦致乎遣本府郎廳亦
致乎敢稟傳曰左相領敦寧處遣史官敦諭○
律學教授金千喜等上疏大槩請亟令廟堂從
長處置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
玉堂連劄答曰已為付處不必盡律○合司再啓
答曰已為定罪不必盡律○館學儒生鄭淇等
上疏大槩請斬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等以為
為人臣不忠者之戒答曰省疏具悉予意前已諭

矣奇自獻已為定罪勿用更煩啓下議政府○
合司三啓玉堂一再劄答曰已諭休煩○兩司書吏崔
得龍郭守漢等上疏大槩請亟令廟堂從長處置
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美學教授康仁慶等上
疏請亟令廟堂從長處置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訓鍊都監大將李時言等上疏曰以至
德嗣位以至孝承祧而遭宮闈罔極之變怨慕疾懷
罔知所為者十年于玆幸而今者大義不泯公論激發
草野抗章廟堂獻議以至閭閻市井耆老軍民莫不
忿疾咸曰西宮之變誠千古所未有所當亟去禍本
以安 宗社國言藉藉人心洶洶群情如此王法至嚴伏
願殿下速令廟堂善完結局以鎮人心以安 宗社
臣等職忝將官聯義陳疏在於三軍之後死罪死罪
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七日戊戌
傳曰聖節使先來譯官康忠立加資實職除授
軍官宋忠信加資高品軍職除授○檢閱李葴書
啓臣往于領敦寧臣鄭昌衍處傳諭則以爲小臣不
幸病勢至此伏地惶悶罔知所措云矣傳曰知道○
假注書韓正國左議政鄭仁弘處敦諭事出去○
同知黄允敬等上疏請亟令廟堂處置以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內需司剝坐韓德良等上疏請速遏
乱萌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奇自
獻圍籬安置答曰已諭不允○以影幀擇日單子傳
曰正月初四日過京城則一路上下員役軍民皆自歲
前出待道上以初旬望間改擇日定奪下諭○館
學儒生鄭淇等再疏大槩付處自獻不足以盡討逆之
律而恒福弘翼無異於自獻三司所當并請而含
嘿度日尚稽誅殛請先治三司遲緩討逆之責

仍斬三凶以快神人之憤答曰朝廷自當處置勿為
煩擾○兼司僕梁應霖等上疏大槩請亟去禍
本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兩司全數
啓曰伏見館學儒生鄭堪等上疏大槩恒福弘翼
無異於自獻三司所當並請而含嘿度日尚稽誅殛
請先治三司遲緩討逆之責云頃日收議時恒福
弘翼之右袒護逆臣等亦聞之即當論列而第收
議尚未還下臣等欲詳知措辭如何然後請治
其罪矣儒生以遲緩討逆詆斥臣等不職之罪
大矣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副司果宋榮祚上疏曰伏以賊臣自獻
首唱邪議使一國莫大之論既發還止淹延時日
論以王法罪不容誅則為今日殿下之臣孰不欲顯
戮也哉昨日右相臣韓孝純分付書吏令在職百
僚暨大小前銜並令獻議臣祖承家訓得聞事

君之大義不知吾君之外又有西宮則雖觸忌諱
亦當極論 西宮謀立已出圖害聖躬悌男主張
密謀陰結羊甲友英鄭浹等搆亂於外令蘭
義一高成應璧等咀呪於内許多凶逆之謀無
非 西宮之造意衆格合符辭狀畢露獲罪
宗社自絶國人其在臣子有不共戴天之義廢之
黜之宜無所難而特以傷殿下之心故不能擧王法
而討之所以有今日之獻議也私恩雖切大義至嚴
處以母子殿下之私恩擧義斥絶人臣之大義也輕
重之間大法存焉折衷善處只是此兩端而已有
何難斷之義乎抑有獻焉悌男之家即 西宮之舊
第也先去悌男之妻姑為遷置以待後日則恐或
近於春秋孫邾之義而亦有便於守直防変之道
未知諸臣之議亦有及於此者乎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八日 己亥

羽林衛田得春等上疏請亟去禍本以弭國乱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惠民署主簿趙汝櫓等上疏請

亟從公議啓下議政府○前司果黄珣上疏請亟貶

西宮之號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校理李埁李

尚恒副校理鄭遵修撰辛光業南䄵羽副修撰

尹聖任徐國楨博士趙裕善啓曰臣等伏見館

學儒生鄭淇等上疏大槩以討逆遲延詆斥三

司兩司多官旣以此引避則臣等何敢偃然處置乎

請命鐫削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訓鍊都監旗牌

官金繼生等上疏請亟令廟堂處置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玉堂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

議政府書吏朴彦豪等率六曹諸各司書吏上疏

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醫貟朴

弘憲等上疏請 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

府○王壹連剳荅曰已諭再剳荅曰已爲定罪何煩論也

丁巳十二月初九日庚子
德山守洵上疏大槩臣病勢危重不得與諸宗
室一時收議惶恐待罪○秘啓備忘封下政院事
秘不傳○合司連啓曰目今國論方張大事未定
輿情雖已共憤廷議或有異同人心疑懼 宗社杌
揑臣等忝在耳目之任目覩時事之艱危誠未格
天言不見信累日持久風力盡摧雖欲血誠擔當
亦無奈何此臣等所以咄咄吁嗟夜不能寐者也
自獻之罪出於自作以其罪罪之初非重難之事
而聖上偏於私眷一向牢拒右袒之輩何所懲艾
而正論得以振之乎正論不振邪黨不懼則人心之
疑懼何以鎭之 宗社之杌揑何以安之恢張正論
鎭定禍難之機只在於先正自獻之罪圍籬亦未
豈可付處而止哉請勿留難亟賜一兪答曰已爲
定罪何煩論也○譯官行司勇張禮忠等上

疏大槩伏願聖明以義斷恩亟命擧行啓下議
政府○獻納曺挺立啓曰臣實有死病乃人所知
而君命不趍罪在逋慢大論方張迹涉窺避以
彼以此合置嚴憲且調治累日未見差愈今始
扶曳來避臣罪至此尤大請命罷斥臣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本院請出從之○行司直李祥
龍上疏大槩大論不可中止請亟令廟堂從長處
置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答曰付
處與圍籬同是流配也不須仍論休煩可矣○全
羅道幼學申尙淵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先正臣
曺植從祀之請快治應愿輩之黨徽出兇言搆陷
先賢之罪以扶國脉○承文院寫字官李景良
等書貟全忠信等上疏大槩大論已發請快從
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三啓玉堂
再劄答曰大臣至於付處可謂王法不行乎圍置則

過矣不允○吏曹參判柳夢寅以被儒疏之斥上劄辭職答曰省疏具悉安心勿辭

丁巳十二月初十日辛丑

禮曹啓曰加上號事議于大臣則右議政韓孝純以爲當壬辰賊報之急人心崩潰之際聖上親奉廟社跋涉窮谷 廟社在此予獨焉往之教天地鬼神莫不感動畢竟大業重恢 廟貌如舊揆緣四字不足以形容萬一何幸今日儒生發端於前閔仁伯繼之於後更爲議定加上尊號實合群情依該曹回啓施行至爲允當本曹之意自古儲君當危難顚沛之際撫軍監國則雖或有之未聞奉 廟社冒艱險定大業於屯否者也壬辰之亂聖上躬奉宗社櫛沐風雨篳路山林滹沱氷合始信天助建炎泥馬果知神騭其播越辛苦之狀孤危憂逼之形尚忍言哉幸賴聖孝不匱至誠彌篤欲埋中道不從群情將安佛舍亦拒衆言終能慰 神恫於陰降完 廟貌於流離 夏曆重昌周社不屋是

誰之力是誰之功 先王之命克承不墜天子之勅
祗服用成大陸之得名群下之歸美理所然也第念
八字上號未盡模畫之實兆庶傾心欲加責顯之
稱請依大臣議速設都監涓吉舉行以完盛典何
如啓依允○吏曹啓曰江原監司書狀云云歙谷縣
令李厚根原州牧使申鑑扞城郡守成俊吉金城
縣令李阜壽善治之狀本道監司俱爲褒啓襄
陽府使沈宗道赴任日淺尙亦有稱譽之聲宜
有勸勉之典恩命重事自下擅便爲難上裁啓
並加資○兩司合啓曰此時鼎席不可久曠且前
日右相箚子有亟卜新相之請而造無敎落群
情極爲悶鬱請於今日內命招右相亟卜碩陸
以爲加額之望答曰明大義安社稷不在於相臣
之多少自當處之勿爲煩論○合司連啓曰自
敵首進曉箚罷閣 宗社聖上繩以付處畧施

輕典古今天下寧有罪關　宗社而畧施輕典者
乎自獻之罪如彼其重而聖上之罪自獻若是其
輕每以圖置則過矣爲教臣等竊未知聖意之
所在也當此國是靡定人心疑懼之日雖以雷霆
之威震撼擊撞猶慮夫邪議之横生而大義之
不明也況以惟輕之典曲貸兇邪之魁而其能明
大義決大事乎自獻忘君負國扶護逆首則非
臣等誅之乃自獻自誅之也罪在　宗社神人
共憤則非聖上誅之乃神人共誅之也以其律論
之則誅之戮之猶不足以當其罪況此圖雖未減之
典聖上有何難斷之事而持久之至此耶請勿留
難亟賜一兪　臣等伏見李恒福鄭弘翼等收議
引虞舜處変之道爲言盖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
也若以今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盖虞舜匹夫
也雖見害於嚚母禍止一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

之所以爲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不幸遭
變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匹夫
同之也明矣設令舜旣在位而嚚母之禍舜如此則
舜雖以母待之爲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害
而不明嚚母之罪乎殺人微罪也皐陶猶執瞽瞍而
舜不得禁只以竊負爲計則君臣之間子母之際
以義以恩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變
著矣外應逆謀之狀露矣若使兇謀得行於當日
則聖上在於何如地　宗社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在聖
上則雖有竊負之意爲聖上臣子者獨不爲皐陶之
執乎今此庭臺收議但以臣子所處之道相爲商確
欲問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則小無干與於其間而恒福
弘翼等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以貶制之言有若
獻議於聖上者然其意實難測也義理晦塞正
論久鬱何幸草野抗疏衆庶奮忠此正臣子同

心協力明大義決大事以安 宗社之秋也而恒福弘翼以失旨怨上之人乘機抵掌敢逞右袒之計張皇引諭言及無所與之聖躬必欲使陷於大惡之名其於護逆求福之計則得矣忘讐負君之罪甚於自獻至於恒福收議中所謂假也妻白也毋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主辱臣死古人有言此臣等之所以欲死而不忍聞者也金德諴以與恒福弘翼一也為議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之請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諴等並命絶島圍籬安置以洩臣民之憤答曰已論不允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諴依啓○內禁衛朴告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公論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公清道進士崔尚質等上疏大槩請撤去西宮分朝朝謁貢獻亟斬自獻恒福弘翼德諴等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

司再啓答曰已諭李恒福圍置則過矣不允○玉堂劄子大槩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厥罪惟均圍置之律只行於踈賤不行於貴近將何以懲亂賊服人心哉請快從公論以洩輿憤答曰已爲定罪勿用煩論○合司三啓玉堂再劄啓曰已諭○康陵叅奉柳增華健元陵叅奉鄭儁獻陵叅奉柳信男英陵叅奉李菼顯陵叅奉李蓂崔震榮光陵叅奉李德溥昌陵叅奉朴東民恭陵叅奉李惟馨金進凱敬陵叅奉閔潔宣陵叅奉鄭昌言朴大健順陵叅奉柳鐵堅靖陵叅奉李泰基安弘重禧陵叅奉朴承勳朴杞泰陵叅奉梁機孝陵叅奉奇徵獻韓權康陵叅奉柳偉穆陵叅奉邊逸沈大臨裕陵叅奉鄭再徽等上疏曰伏以臣等叨守　列聖陵寢食祿供職對越　先靈向國悃誠自倍他人

也國家不幸往在癸丑悖男作逆 西宮與謀陰
結諸孽子咀呪宮庭將欲鏖害聖躬幾移國命
而幸賴母道絶矣之疏遽出於韋布之士此徒伏
辜王法畧擧而禍本尚在國是靡定義理晦塞
彝倫斁絶環東土數千里淪胥禽獸之歸草野忠
義之士千里裹足瀝血抗疏大義復明公論已發
上自朝廷館學下至胥吏軍民爭陳至計請完大
局群情如一愈往愈激况臣等俱被國恩得備
執事之列愛君之心豈後於坊民下胥不為一言
哉伏願聖明一以為 宗社一以為生民亟從三司
之請即卜新入之相俾採輿論除去禍本則國家
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一日壬寅

幼學朴夢俊上疏曰伏以　西宮為國家之禍根不速處置則危亡之患迫在燃眉頃在秋間臣略以呈請天朝之事仰陳情聽聖批未下經還親舍俺在南中見本道人心皆懷去就而扶植鄭蘊者在在皆是至於鄭逑鄭經世之徒徽聞儒疏之入皆曰人倫之變不可不力爭以遏其議也列邑儒生咸皆聚會眩惑衆聽搖動人心其勢終必相率倡亂左相臣鄭仁弘雖在道內將不能鎮壓臣竊聞焉夫嶺南人心思亂臣所目覩者不人情之疑恐臣所耳聞以此觀之則主上之危若朝露而尚且淵嘿深居不為之圖言之至此寧欲自滅且羣臣之情各殊小北雖[illegible][illegible]類雖知西宮終為禍本而外為不廢之言以自異於大北南人皆是狡猾之流坐觀成敗陰與西人黨合而西人一味歸心於西宮必欲保護為他日富貴之地

試着今日收議恒福悖男童類之魁首藪辱上之言弘翼以南人而附西人者故繼以悖論全權畀允謙全德誠輩皆以西人和附其論情狀已露叛計灼然此而不置重典將何以懾人心而定國是防禍階尚尊主威乎自獻首進凶劄乃恃西人之扶植而敢為負君之計為今日之計莫若斬恒福自獻等以正王法亟招大臣以廷臣會議示之即速貶削則逆經世之徒雖欲倡亥禍根已除則凶計亦沮終不敢動矣抑臣有所陳焉西宮之事只行貶削故不逞之徒敢為扶護之計若斷以大義永絶根柢則孰敢以異論牴牾其間哉胡氏論武后以為大臣以元惡致于太廟數罪而殺之不令中宗知之朱子特載於綱目今西宮之惡泮儒所數十罪浮於武氏九罪若據此行之則深合於義伏願聖明亟下臣章于廟堂俾善處變以防禍斬千萬幸甚啓下議政府○兩司合啓曰副提學

李好信本以憸邪姦巧之人初付士類後事永慶
反覆变幻尚保官爵渠當革面洗腸酬報聖恩之
不暇而頃忝玉堂之長規避喜壽之論坐完席而逃
去今授本職又作前態向人說話誓不從此論絕聞
除拜處即下鄕及承召命遷延旬日始到門外托
稱親病又不出謝今此大論一國臣民孰不奮義吏
胥之賤尚皆投疏渠獨何以首鼠兩端觀望成敗其
陰懷二心負國忘君之罪不可不治請命削奪官爵
門外黜送答曰只罷○納銀臺上崔鶴等上疏大
槩請快從多士之論亟許三司之請毋使大計中
沮國事日誤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竒
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獻議中或有全恩之
說或有掠美之言或有稱病者或有模糊者或有推
諉者此輩不可盡治故只自獻付處恒福削爵亦出
於重公論也不須加律休煩可矣○合司再啓答曰

已爲酗虐毋庸強論○訓鍊習讀李彥弼等
上疏夫槩請令廟堂速爲處置以安 宗社啓下
議政府○玉堂連箚荅曰獻議中右相侮吳者非一
二人則其可盡繩以忘君負國之律乎自獻等已
爲酗虐毋庸強爭○吏曹判書閔夢龍上箚辭
職荅曰省箚具悉卿懇左相豈欺予哉卿宜安心
勿辭秉至公而正銓衡進君子而退小人用副予望
以慰群情○合司三啓玉堂再箚荅曰奇自獻遠竄
李恒福放歸田里○訓鍊都監左右捕盜大將秘
密聽傳敎而出○圍置鄭弘翼于珍島金德誠
于南海○漆原縣監權省吾捉僞造凶書人盧
克誠張皇牒報左兵使增設盜直嚴加譏察因
馳啓以聞○庭鞫 自後逐日推鞫 ○幼學李國獻李
國光等上疏曰伏以昔我 先王神聖睿知明見
後世有憂社稷預定國本 殿下以預建儲嗣承

顧命而入侍受 先王之遺教丕承大統則 先王
之定久矣 宗社之重依矣哀姜與謀而魯國幾危
武曌爲逆而唐祀幾絶惟彼西宮今日之哀姜武
曌也 先王之罪人也得罪於 先王則 祖宗神靈已
斷棄矣 先王若在則必廢戮矣春秋傳曰哀姜大
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先儒胡氏定論曰張柬之等
即當明武氏之大逆告宗廟而誅之可也夫爲政得
如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則足以無愧於萬世矣
今者殿下不法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而惟被罪
先王見絶宗廟之罪人反以國母之禮十年奉事
之其大乖於春秋大義先儒定論也爲如何哉群
臣曾無一人以春秋大義先儒定論引君當道而使殿
下不能無大過於奉宗社之義而亦不使免譏天下後
世也臣等竊歎殿下無臣也臣等不忍見宗社之將
危君父之陷誣敢以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獻焉

伏願殿下以臣等之疏下示朝廷臣等所論如不當理則
請治臣等妄言之罪況又方今逆之餘黨未盡除去
身為大臣倡倣兇誣誘聚右袒翼戴西宮將心罔則
宗社危難魯唐之變非朝即夕我殿下卧薪厝火之上而
忽 宗廟社稷之計臣等竊為殿下危懼也惟幸諸儒
奮義正議大作輿情齊憤舉國請討今此正論國家大
計廟堂大臣義當身率百官急急廷請如探湯也何待
左相之来也又何必收議百官募右袒也況乎左相春
秋既高氣力耄矣雪天嚴寒勢不能上来決不可待左
相也右相出仕之後不為廷請玩愒度日而職忝三司者
寂無一人論是非者霄清敏衣冠曾不如儒生乎耳
夫殿下不誅兇誣之輩大論不成則 宗社危
矣伏願殿下先治三司不供職之罪盡誅兇誣之
輩以正人心亟卜賢相以定國是法春秋之大
義從胡氏之定論重 宗廟社稷之大計行 太

宗大王之明典也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二日癸卯

義禁府都事二員假者事二員宣傳官二員秘密聽傳教出去○慶尚右兵使南以興討捕使趙纘韓秘密狀啓入來○合啓連啓請前副提學李好信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已爲罷職不允○合司連啓玉堂連劄請奇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今者逆變又起國事艱危已治之人勿爲更論加律也○吏文學官李長培等上疏大槩請洞察群情以爲　宗社大計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答曰已諭不允三啓答曰不允○禁府全揚善拿囚○禮曹佐郎柳瀹副正字朴濼等上疏大槩收議失當惶恐待罪答曰國家不幸變亂累出在上當盡在予之道爲子臣者但當盡人臣分義而已昔在戊申鄭述首倡全恩之說掠取美名君上更無施恩之地以亂國是至今靡定人心波蕩國勢艱危橫議之有害於人國家乃如是也左相雖或云云林下賢相之言

與廷臣獻議自別不可比而同之也今後慎爾出言毋
自陷於不忠不義之罪○以許筠為左參贊柳闊為
右參贊朴承宗為左贊成李冲為右贊成李元興
為司書韓玉為吏曹正郎朴宗冑為兼司書許
徽為奉常寺正鄭道為尚衣院正趙挺為刑曹
判書李元燁為兵曹參知韓曦為文學鄭造
為副提學鄭廣敬為司成洪堯俊為副校理

丁巳十二月十三日甲辰

傳曰前縣監安大楠縣監尹衡甲前縣監李馣僉知趙珝輔前別坐尹晧前郡守李景漢副司果李璥別坐李誠元司果李葳龜原守眺前宣傳官柳墢或家代空代或尾家草家入于慶德宮大內並加資趙珝輔安大楠李馣李景漢李璥實職除授眺都正除授○合司連啓玉堂連劄請竒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獻議中右袒侮辱者非一二人而不可盡誅則獨政恒福等無乃有乖於惟均乎已為酌處不允○合啓連啓請李好信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李好信有老親予亦聞之無乃因親病而不即来乎詳察論之○永興正敬一等上疏大槩獻議之日未及諸宗之列請令廟堂仍納臣等之議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答曰非欲必罪右袒之輩也只論自獻等不須盡律之意也勿為煩執三啓答曰已諭李恒福中道自願付處○

西部叅奉仝瑗上疏大槩請亟從公論以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玉堂再劄荅曰已諭○行司果鄭震
晳田潤等上疏大槩亟去禍本以安　宗社啓下議
政府○樂師林桓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江原道生員朴弘益進士崔光弼幼學
金尚鍵宋錫命元汲李克誠崔光達李光啓等
上疏曰臣等伏以西宮之悪言之慘矣其厭勝先后
行詛聖躬外應逆謀締交孽豎之状狼藉於諸賊
之招向禱祝辱詈至今不替其禍之結於宮中猶
自若也凶徒逆儔恃此爲嚆矢以徼後福垂涎嚥
窺俟機將發凶檄之投職亦由此其爲乱階之首灼
然可知噫義理不明彛倫斁絶邪説肆行正論日
熄以如此罪悪而扶植之者殆半國中是誠何見是
誠何心自献恒福尚未正刑輿情憤欝愈久愈激未
知殿下何所顧惜而護此凶逆之魁自貽伊戚哉呂

佑之惡黙甚於數百載之後武氏之罪致堂亦以為當廢今日義舉斷以此為案而遷延累日尚稽顯討異論蜂起奸謀益滋殿下何以善其後而宗社臣民何所賴哉伏願聖明鑒察畀悃亟誅二兇仍召大臣六卿三司議定大計不勝幸甚全羅道李滉上疏曰伏以大論之發已涉旬月上自政堂會議下至吏胥軍民爭為抗章而殿下不卽從三司之請亦不卜碩德之相遷延度日相持不決故大義蕭索邪說蝟起昔在 祖宗定社靖難之時除去異志之臣不如今日之遲緩故主威自立人心如一莫敢作梗於其間以至後世無敢是非今則自上視臣如畏大敵雖有賀制侮辱之言不忍置罪每以溫旨諭之卽今殿下在廷之臣無異寡婦家豪奴悍婢然自梗成習開口輒辱臣竊痛焉今日罪自献明日立新相使大論立完於數日之內如雷行電擊人不及謀可也而若是遲延經月歷歲脘有失

志之輩不逞之徒畏禍及已陰圖富貴卒起蕭墻之
中挾 西宮垂簾號令則殿下今日在廷之臣未必不屈
膝其庭向讐視殿下矣且聞湖嶺之間全恩之黨類
悍男之餘孽今將推其領袖會議諸處倡為異論席
捲上來云禍亂將作兵諫不遠圍王宮殺大夫之變竊
恐復見於今日也況儔響應西南協力來闕於輦
轂之下則未知殿下能盡殺之耶亦將何術而却之乎
與其能制於已發之後不若防微於未發之前矣伏願
聖明即行奇李之戮仍卜救時之相使大論復振邪
黨盡縮不出二三日之内處變得宜 宗社幸甚答
朴弘益李瀷等疏曰省疏用嘉為國之誠此事予不
欲聞之勿為更言奇自獻等已為定罪休煩可矣啓
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四日 乙巳

龍城副守仲等上疏大槩同生兄弟姪等以老母病重往在交河地諸宗收議時未及來叅惶恐待罪請令該堂追收臣等之議啓下議政府○營建都監啓曰黃延平安等道調度使尹守謙正鐵一萬三千五百斤薪鐵一萬斤連續上送使都監鐵物賴此而繼用調度使設或竣事上來從事官及次知軍官使之分付仍留吹鍊似爲便宜以此事意調度使尹守謙處下諭于未上來之前且其次知軍官前守門將吳敬敏盡心吹鐵累次領納亦爲可嘉別爲論賞以勸日後何如傳曰允尹守謙加資吳敬敏六品遷轉實職除授○傳曰前後被論水使守令徐當蔌落者詳察下諭于本道監司使之覈啓驪州牧使金涌以守土之官係于大逆事虛實間不可不上聞以待朝廷處置豈敢擅便

於其間涌別無所失不允之意當初論啓臺諫命
招言之○傳曰成忻以諫院所啓中陰巧之事曾為
被論乎所謂陰巧者何事乎察啓○合司連啓玉堂
連劄請奇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已配之人不
須更論○合啓連啓請李好信門外黜送答曰依啓
○判義禁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國家不幸逆變又
起予用惝焉罔知攸濟卿須勿辭勉出叅鞫○合
司再啓三啓玉堂再劄答曰已諭休煩

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丙午

幼學李國光李國献等五疏大槩西宮不軌之罪以春秋大義胡氏定論快斷之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訓鍊都監别武士黃夢倫等上疏大槩請速令善處以鎮人心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竒自献李恒福圍籬安置荅曰已諭不允再啓三啓荅曰不允○傳曰来十六日生進放榜權停例為之○玉堂連劄荅曰勿為煩瀆再劄不允○生員辛敬業等上疏大槩請令廟堂亟會重臣三司以諸疏群議參互折衷以防乱階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傳曰奉常正許徽前有陞叙承傳今為准職加資 徽乃淑儀許氏之父也數年之間濫竊科第驟陞三品及是病重將斃故及其未絶也急有是命

丁巳十二月十六日 丁未

傳曰罪人鄭弘翼金德諴北道改定配○合司連啓曰
李恒福以失志怨上之人逞乘機右袒之計敢於獻議
中倡起異論使横議益激國是靡定其罪實關
宗社而言辭之悖慢甚於自獻〻〻既已被竄則恒福
豈可止於付處哉請勿留難亟命絶島圍籬安置
答曰遠竄○改配鄭弘翼于吉州金德諴于明川

丁巳十二月十七日戊申

傳曰統制使鄭起龍上送弓箭各一部入覽後差官押領下送于平安兵營此人弓箭優數造送其盡心國事之状極爲可嘉加資監造領來軍官依他例加資○右議政韓孝純上劄請亟卜新相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卜相以疾病未及爲之餘當調理爰立但三公雖不可不備員尙至於明大義定國是安社稷立朝綱卿雖年老足以當之國家艱危日甚予深有望於卿焉卿其勿以老病爲辭更篤忠誠用副予眷倚於之至意○遠竄奇自獻于定平李恒福于龍崗

丁巳十二月十八日己酉

改配奇自獻于洪原李恒福于興海○新榜生員李檠父進士趙益亨等上疏大槩臣等於昨日謝恩時不敢拜西宮者不忍負吾君化育之恩不敢屈膝於讐庭也答曰疏辭具悉但予不欲聞知也 檠父莊蔵慕之姪也益亨存世之子也以其父兄主張兇逆之論故得竊生進狀元○兩司合啓曰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諴皆是忘 宗社負君父之人也通天之罪惡極典猶輕投畀有北實出特恩禁府定配當於絶島而乃敢曲循私情不有國法皆以內地擇便定配物情莫不痛憤請令此定配參論堂上及郎廳並命罷職四兇移配絶塞以嚴討逆之典答曰依啓禁府堂上郎廳並推考

丁巳十二月十九日庚戌

廣州居幼學金汝哲上疏大槩三司先論竒自獻而未遑於本根廟堂不自倡率而令百官獻議皆非論事斷事之義請大論未定之前嚴守西宫以備外患令三司府堂一依先儒定論數罪告廟自獻以前後衛護西宫者並皆依律定罪且告天朝正事正名使無他日尹㬌李初之変啓下議政府○統制使書目漆原縣被捉草溪出身盧克誠所持兇書監封軍官金鎔准授上送如此莫重之変置而不報同縣監權省吾罪状請令朝廷處置○録事金潤屋等上疏請亟定大計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日辛亥

光陵叅奉柳健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宗社啓

下議政府○幼學李國獻李國光等六疏大槩大

論中止請亟從公論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子

改配奇自獻于朔州李恒福于昌城鄭弘翼于鍾
城金德諴于穩城○行司直李汝諧上疏請速定
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司諫院啓曰安岳
郡守奇允獻本以麤戾之人素無行檢見棄人
類今授本職恃其兄勢剝割聚斂無所顧忌謫
發人丁作堤於郡地以為己物聞其兄被罪自知
難保公然収布於田結馱載輸運親自領来陸續
道路觀者莫不駭憤及到考下階結不逞之徒鼓
倡邪説眩惑人聽其護逆負國之罪不一而足請命
削去仕版同知義禁李慶涵素以邪黨常懷護
逆之心収議之時含糊推委及四凶定配之際渠以首
堂上力排群議擇定便近知有私黨不知恤公議
其循私蔑法之罪不可不治請命削奪官爵答曰
依啓

丁巳十二月二十二日癸丑

傳曰謝恩使書狀官尹知敬旣已治裝雖居中勿論兼臺諫下批仍送○幼學韓輔吉上疏大槩諸臣收議旣畢請令政府名集多官各書可否于名下而自獻定配朔州地連上國必有潛通惹禍之事禁府堂上循私之罪惟均而只罪慶涵亦爲失當請並削壽民等官仍移自獻于他道啓下議政府○平安道幼學康𣈤如等上疏大槩請亟令大臣斷以大義從速結局以爲　宗社大計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三日甲寅

掌令姜憸正言李羾啓曰臣等昨日以自献恒福等移配事將爲入啓會于一處簡通可否之際因致日暮未及入啓使莫重之論稽滯至此臣等以城上所不職之罪大矣況今日乃國忌齋戒之辰也不爲論啓固是常規而違例瀆擾所失尤大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合啓秘密事入啓答曰依啓 事秘不傳

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卯

傳曰三月十九日親耕禮定則上踈以三月晦間四月初生改擇日以定事言于該曺○營建都監啓曰青尾自乙卯年爲始廣加燔造傳習事累次傳教矣該司進排一訥所入雜物幾至七八同兩年所燔不過三訥經費甚多成就無期上年昌慶宮畢役後仍傳教別設郎廳監役以繕修都監用餘米布商量磨鍊一訥所入每以四同計給三十訥使之燔造則郎廳韓師聖監役官尹侃終始句管逐日出入今年燔出之數多至三十五訥而計其所入一訥不過三同許比諸前後省費幾半以此計之則其餘雜物亦可燔十五六訥故餘在熖焇木同雜物等別單書啓傳曰知道韓師聖陞秩尹侃則應出六品而仍傳教未出今可超授五品職差除本都監郎廳使與韓師聖仍爲監董明年青尾依此數着令盡心

燔造 時考監提調李冲尹重三等逢迎縱臾大興土木之役丹青
雕鏤極其華巧尹佩韓師聖專掌燔瓦靡費木布埏埴雜器
用充物宮中故有是命 王又令匠人賫千金學燔黃瓦于京師
黃瓦者天子覆正殿之瓦也王侯以下不敢僭用云 ○唱准張彥
等上疏大槩 西宮之廢 快從公議以安 宗社啓下
議政府○廣州幼學洪德民上疏大槩今日之勢與
大舜在側微時不同請亟斬倡爲子母之說誑惑愚
民者及妄引虞舜瞽瞍制君父者定大事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改配奇自獻于會寧李恒福于慶源
○禮曹佐郞奇俊格祕密上疏曰伏以國家不幸逆變繼起
其中逆賊之根柢窩窟是許筠而尙保軀命臣常痛心今將
筠之欲立逆㼄挾 西宮聽政曲折一一陳達庶幾斯得而
宗社鞏固矣己酉之冬臣父在外臣獨在京一日往
筠家則問臣父安否因曰義昌 先王愛子每欲立
之而爲汝父所沮不得立之云蓋謂㼄未生之前欲立

之而不得云又辛亥冬臣父亦在外臣獨在京一日往
筠家則筠曰延興使吾請婚挺世之女於尹守謙延
興以守謙曾得都監軍士之心故欲結婚而行大事兩
尸曳出立大君而大妃垂簾也臣聞來愕然大驚骨
痛胸塞徐問曰兩尸誰也曰上及東宮也一日之內吾與延
興往見尹請婚尹雖厭之安敢不從臣問曰尹何以荅之
曰為不為之間又曰仍延興得聞宮中事則上有如此如此
事盖不忍聞者也且曰吾今則指揮延興及其成事
之後吾盡握兵權而臨時使武力并殺延興使吾之權
無上而挾　大妃令一國使他人不敢喘息方是高手段
仍奏文陳列上有如此如此口不可道之言而且非嫡子
已廢之而立嫡子璣云則不過用銀萬餘兩而事順云
又曰吾持權則樂矣沈家怨汝家沈也得志則汝家大
敗云臣觀其辭色意氣揚揚傍若無人矣臣聞其言
即欲上疏而但其時滿朝無論東西南北皆是嫉臣家

之人故恐或有感刼反罪之事百爾思量計不知所出
但有止其婚為便即招司鑰趙希琰謂曰聞有沈尹議
婚事汝與尹相知須為我傳說於尹曰雖許金勸之以
挺世之女為婦不從可也許是反覆奸人若從之之後則
似有不好事不數日希琰還來曰尹也依生員主教不為
之矣守謙即請臣之相切人宋喬握手顫掉曰金許來言
婚事吾極為悶若非奇生員之止婚則我其殆哉須即馳
見奇某傳布不婚之意而謝之云其時沈金家惡臣嘗
如何哉至今體栗鈞之勸婚於尹始末昭著而守謙
希琰喬皆生存非可誣也守謙賴臣之德不為結婚若已
結婚則豈不為鈞所誤而貽禍於國家乎臣雖庸劣竊
附魯連丙吉之高義而能解紛排難消大禍於未蔓之
前而不敢言功雖謂臣為曲突徙薪可也而鈞則賊之
謀主也盖鈞於　先朝謀危而不成暨罷公州牧使而
歸扶安則其倖即光世也鈞與之謀立璣而持權又

庚戌年被罪下獄辛亥正月謫去及其故還則鈞家與
光世對門朝夕相從啟作宄謀渠性輕淺妄佞故得
聞渠之言矣蘇秦之在齊為燕而疲齊鈞與悍男通謀
而主遷都之議讖書本文所無之語添入曰一漢二河三江
四海何者交何之謂也使一國人心搔擾思怨而後仍而
圖之云此亦渠之所自說也鈞為公牧時有設三營之請
謂食客沈友英尹繼榮李再榮也友英鈞妻切族而
相親情密有同一身一國之所共知也鈞嘗作序贈友英曰
吾友沈君云云鈞平生欽慕鄭道傳常稱曰賢人渠
之自選東人詩文也取道傳之詩為首題而友英之作
並選入其中而癸丑後鈞曰吾有福南下時贈友英詩盡
為持去欲入私集中而適會事出吾則免禍矣云友
英羊甲皆鈞之卵育者也鈞命字羊甲曰石仙盖
取黃初平石羊事而每曰當今英雄所見唯有徐石
仙云則鈞之網漏豈非悻事癸丑年鈞自秦仁上来之

後言曰聞獄事起用慮不能食聞死始得放心云又曰
来路逢宣傳官魂不著體及其過吾所立之處喜
極云又曰賊之檄書吾作而吾使友英不言吾名遂
以得免而許賓何緣得知吾作而言于他人極為過甚
云又庚戌辛亥間謂臣曰上不移御法宮云云必有主
臣問曰所謂主者更有何人鈞曰以天時人事見之大
君終當為之又癸丑前則鈞自以為㼁得成則元勳
可立致每言李爾瞻之家有蛟大頭而永慶直哉
之鬼云不久必敗及變出後置身無所遂乃投托
爾瞻矣臣於癸丑之秋間問曰前何言使 大妃垂簾
立㼁而今言廢之也鈞曰汝年少何知末路之人失落
處立貫華傍世無患云蓋鈞不輕淺則臣必不得
聞鈞之言則渠心亦安而渠既妄發肆言而今則渠亦
悔之惡臣家之知渠前日謀危之事及欲挾 西宮立
㼁議沈尹之婚等事必欲滅口而後已乘機搆陷無所

不至是臣則有大造于鈞也而不曾陳達之罪所當甘心
而鈞之罪惡傾竭無餘盡出底蘊矣臣父之刻不識時宜
自觸罪戾吞舌知非而已仍念南袞不得參光國之
勳則雖無鈞自有他人當勘辨誣之事而大論則三
司右相他東西壁固當數日內擧行非鈞逆賊于預
之事退之又退故耳遅遅而唯以隔臣父爲事憑公報
私讐使鈞至今假息于覆載之間者臣之罪也鈞
又曰泱就服曰李元亨從遂處搖手而來恐出其
招來後問之則不出云僅以免矣鈞也又曰若吾當
權而 大妃聽政則吾私爲審食其亦非難事當爲
院相從中決一國事矣云鈞之無賴悖戾凶惡之罪
擢髮難數而今則大論已定雖無如鈞凶賊之爲
貸亦可以辨[illegible] 伏願覈鈞謀危欲立義昌及璣挾
而垂簾之罪䀌 戊午閏四月十四日 啓下推鞫廳 ㅇ時自献紛
令江上弓後稀上此類以赦其文爲之執方旨此措矣

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丙辰

司憲府啓曰近者守令邊將侵虐軍民或偷軍粮或措軍器爭圖賣典濫授官爵者不可勝數名器日猥識者寒心今見咸鏡監司書狀訓戒僉使林龍吉以別偷軍物新陞堂上而及其黜考不惟無新造之物無面之數極多其欺罔朝廷之罪不可不重治而警他林龍吉拿鞫依律定罪喉舌之職爲任極重自古慎簡其意有在同副承旨白大珩性本淫悖行若狗彘見棄人類累被臺評及授本職物議沸騰莫不唾罵如此之人不可置在近密以汚名器請命罷職答曰依啓白大珩遞差○司諫院啓曰考績黜陟在法至嚴其不可以權勢殄滅也明矣泗川縣監梁謚以逆賊梁揖之孽孚濫授本職已極猥濫前監司成晉善非不知陰授之日淺而褒貶用下實出於嚴明殿最之意也奇自献以其孽產同婚之故僞稱土民冒呈

倫局必售其仍任之計其毀滅王法之罪與受惟均物情愈久憤請四川縣監梁誣削去仕版近來債帥之譏專由於循私請囑之弊一帥有闕百人奔競賄賂盈門乞叅其望時為首樞者獨執進退之權每以倫望為酬直論價之地故一帥望多至十餘雜沓無別比比匪人識者之痛心久矣渠既被罪輿情胥快以為必無如前之事矣今者金羅水使擬薦之啓旬上特以仍用前薦為教豈可以黜其舉主而用其所薦以貽清名銅臭之譏哉況廟堂之上自有他相尤不可舍此用彼菲薄體面請金羅水使亟令倫局更為新薦今後倫局薦望一切依舊例限三人無得任意增減以重國家任官惟人之法答曰徐當發落○以鄭廣敬為舍人李大燁為同副承旨尹銑為兼同知義禁府事趙國弼為開城留守洪邁為延安府使邁擬儀洪氏之父也康復誠為中和府使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丁巳

傳曰奉常寺位版奉安處則仍設勿移而如官負坐起直宿處則宣惠廳有可移處云詳察可移處以啓事言于都監 時撤毁奉常寺入于新闕故也 ○前縣監李文蘭秘密上疏入啓 疏失不錄 ○司諫院啓曰署經之法乃 祖宗金石之典也爲後嗣者但當遵守勿失其永無慫使輩基宵密式至妥帖而乃者陽德縣監沈訥三度越署經之後仍命勿遞是 祖宗之法由訥而失全科之毁至此而盡矣守法於舊猶恐其廢壞法於今何以示後臣等之所以愈往愈鬱者非惜一陽德也乃惜 祖宗之法也非惡一沈訥也乃惡舊章之墜也欲往堯舜當法祖宗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請陽德縣監沈訥急命遞差以重 祖宗署經之法 答曰徐當發落 ○禮曹佐郎奇俊格秘密再疏曰伏以除再昨陳疏一面待命外更將鈞之謀危罪狀詳陳 以瀆天聽 盡鈞於 先朝

時以臣父以淏與弘老同心謀危故欲遠竄淏等使
金公諒妻通于宮內熒惑　先朝仍欲起獄使臣父
得罪而淏與弘老書握朝權　臣父預知其機微而周防
淏計不得成當此殿下孤危之時鈞敢生如此兇逆之謀
臣父得罪猶是小事將欲置殿下於何地耶　思之寧不
寒心鈞之心中以為殿下必不得大位故專心於弘老弘
老丙午年後連婚於沈㤿、子挺世即㤲男之婿也弘
老之連婚於沈家亦為㤲男家及璣也而鈞與弘老極
切故遂與沈家意合而沈㤿戊申年聞殿下龍飛驚
惶自盡人謂之縊死矣友英鈞之妻三寸而光世之切
族也鈞與友英相切一國所共知則實兩身一心者也淏
又主張沈尹之婚而因臣不得成故畏惡臣家知淏謀
危及與㤲男友英光世相切謀逆之事矣李惟弘許
鈞宋言慎曺倬李弘老等書簡粘連以進鈞之謀
危之時景先故罪不下於弘老矣其書簡共四張而其人則所

謂病僕者惟弘也其下書之者鈞也壷峯者言慎也浩
者書浩也其下二張弘老之書也用蠟紙摹出後將渠
輩親筆上塵睿覽榻根乱本都是鈞也伏願殿下留
神省察焉○右条賛許鈞秘密上疏自訟疏失不録再疏
見下筠好張僕之状跪乃自叙奉侍校理與之親密及使
後接帥乃錫出入其家如子姪筠至以大張言其人之不殺
自叙後擔奔擬擔前日出入此家得其龍言及國事
者果乎日隱竟以訐之皆自敵術為也

丁巳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午

幼學李國光李國献等七疏大槩大臣之懷二桀犬之吠竟皆由禍本之未除也大變之起迫在朝夕請勿留難法春秋之大義依胡氏之定論當斷快斷以安

宗社可也近者三司憑藉草野正論只討四凶而語不及於定大計其論亦且中止幸賴一二社稷之臣明大義扶

宗社倘微一二臣之忠憤義烈則社稷其爲社稷乎然而不在其位難謀其政牛刀割鷄尼父惜之參副之任不足以盡一己之精忠京兆之尹不足以行扶國之大義伏願進此忠烈之賢則 宗社福矣啓下議政府 參副許筠也 京兆金闓也 ○傳曰當此國事多艱之時受任閫帥不可遞易成祐吉推考使之急速精利准數措備後啓聞○

傳曰回荅使呉允謙副使朴梓加資從事官李景稷以下一行員役依 先朝施賞覲例速考實録以啓○

傳曰奏請使李廷龜外居奴婢並五口田三十結副使柳

澗外居奴婢并三口田二十結書狀官張自好外居奴婢
并二口田十結賜給張禮忠李膺加資實職除授例
外連三次赴京上通事方義男前捧正職承傳二度尚
未舉行今可超資實職除授例外連三次赴京朴璇
本衙正職除授例外連三次赴京軍官吳貴生質問
醫官崔順之並加資實職除授吏文學官李長培
寫字官李廷祥前有東班六品職除授承傳尚未舉行
今可並加資實職除授幼學申景提相當職除授軍官
李時吉曺安仁並加資押馬官朴信男連三次高品付
祿○司憲府啓曰先王成憲非後嗣之所宜擅廢一國公
論雖人主而有難威沮今者陽德縣監沈諹以微賤一孽
産性本悖惡之人三度越署經後又命勿拘逾金石之典
由諹以失而陽德之民亦奚罪焉臣等之所以持久至此
非惜一陽德也乃惜祖宗之法而實為保民之計也請
陽德縣監沈諹亟命遞差答曰徐當發落○吏文

學官李元亨秘密上疏入啓疏失不録○兩司合啓曰奇俊格以許鈞誅危君上之事上章告変實有其事則鈞為莫大之逆構捏誣告則俊格亦為大逆既是逆也則討逆之舉不可一刻緩之俊格之疏至於再上許鈞亦已呈疏自訟而鞫問之命尚此稽遲是何等大事而視之若是其尋常奇俊格許鈞之疏雖曰秘密而播於國中有耳者皆聞輿情憤鬱無不願明覈而顯戮臣等職忝耳目安敢以秘疏為辭少緩沐浴之義乎俊格之疏實出於自献所叙請奇自献奇俊格許鈞並命窮鞫得情以洩神人之憤答曰徐當發落○司諫院啓曰平安評事崔有海本以奸邪之人反覆無常排斥正論罔有紀極及授本職物情齊憤請命罷職不叙軍資判官李潚本以陰險之人前於趙慶起之兇疏渠在草土之中親自寫疏鼓動邪論其為罪狀與慶起無異當此大論方張之日如此妖妄怪鬼之輩豈可使

偃然在職以倡異議請命削去仕版荅曰依啓

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己未

前訓導全大河上疏大槩請治奇俊格誣飾呈疏以害大功之罪○護軍李文荃禮曹佐郎奇俊格秘密策二疏不踏啓字而下 李文荃疏失不錄○傳曰自上近患寒疾望闕禮則當觀數日以定而來月初四日延勅勢難行之矣初六日平吉則問于日官以啓事言于該曹○傳曰近來兵水使以下守令邊將以別措備軍器軍粮横全頂玉者前後相望而其間多有虛僞之事云極爲可駭訓戒僉使林龍吉拿來嚴鞫得情繩以欺君之律下諭各道監司軍器軍粮措備人等使之一一詳細查覈以啓○大司諫尹訒正言李莅啓曰正論之發若潰川壅擧義之疏遠近雲興而踰時易月擄台含嘿結局無期正氣索然奸人生釁夯大事將去憂危之象日急一日此正臣子竭誠捐軀之秋也臣等叨忝言地悠悠逐隊不能出一言明大義以報君讐之

萬一冒祿竹屍無聲立仗不職之誅實所難免而況
草野奮義之士群嘲衆罵指爲不忠豈可強顔仍冒
以負 宗社乎請先罷斥臣等之職以答公議○持平
全聃啓曰伏見諫院避嫌之辭不職之失臣亦難免不
可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正言朴宗胄啓曰伏見
大司諫尹訒正言李芷避嫌之辭不忠之嘲臣亦難免
請命罷斥臣職○右議政韓孝純上劄請亟下新相
荅曰省劄具悉近當爰立卿可協意以安社稷○幼
學李稷上疏大槩請嚴勅 西宮內人謹察防護而
亟送二凶於竄所以治假托虛言以惑人聽之罪直加
廢黜於 西宮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進士崔
光弼等上疏大槩大論中止結局無期奸黨生心主
勢孤危三司之官所當汲汲請討之不暇而逾時引月
含嘿遷延李覮以憲長自稱主張大論不惟不發廢
黜之議貶削之擧亦不肯擔當自發其心異矣請

貽三司不忠之罪勿納臧損之論速處 西宮俾絕
覬覦屬望之心以安 宗社答曰省疏具悉不勝
瞿然此言胡為至哉予不忍聞也 戊午正月十六日始下
議政府○大司憲李覺啓曰今見諫院避嫌之辭
不職之罪臣亦難免且崔光弼上疏大槩指擧
臣名極加詆斥臣何敢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執義林健持平鄭良胤啓曰臣等伏見諫院多
官及同僚引避之辭不言不忠之罪臣等與之無
異請命罷斥臣等之職○傳曰李恒福與鄭弘翼
全德誠並一樣定配于六鎮事未安當恒福以南關
他道改定配○司諫南以俊獻納曺挺立啓曰伏見同
僚不職不忠等語引以為避臣之不可冒居與同僚
無異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大司憲大司諫以
下曰勿辭退待物論

丁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庚申

掌令姜𢢜韓詠啓曰臣昨日伏見諫院多官及同僚引避之辭不言之罪不忠之嘲臣亦難免請命罷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傳曰左相處歲後遣史官存問優致食物事下諭于慶尙監司處○假注書韓正國書啓臣今月初七日下去左議政鄭仁弘處傳諭則以爲臣違拒數歲罪咎深重不免竄依闕門待罪之禮晝夜只俟誅譴之加豈謂宣召又出於千萬意外罔知所爲云矣 傳曰知道○傳曰逆変又起罪人多入推鞫甚急而累日稱病不來以致久不推鞫是何事體判義禁朴承宗同知義禁尹壽民推考○幼學金廷亮上疏大槩請以詛先后背 天朝之罪廢黜 西宮仍斬四凶五賊以爲人臣不道之戒 啓下議政府○玉堂上箚請兩司並命出仕 答曰依啓○幼學金鍵上疏請廢黜 西宮

以安　宗社仍治南宮撳僾飾浮言極詆賢相欲敗
大事之罪啓下議政府○副司直柳澮上疏請快從
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改配李恒福于三水

戊午正月初一日辛酉

幼學崔淑上疏大槩李贊覺弘老之腹心也奸謀秘計無不參知而不正其刑寅緣躐顯臯當革面效忠於所事假稱自當大論而仍仍停啓四兇終不發廢黜之論請先誅李贊覺以正忘君之罪次治三司不發廢黜之論直廢西宮以謝天下而下議政府

戊午正月初二日壬戌

幼學鄭之問上疏請亟示好惡之正以植忠良之氣速將西宮數罪於 太廟直加廢黜亟下議政府○大司憲李偉卿啓曰伏見崔淑上疏大槩指摘臣名極加詆斥至以李弼亮腹心爲言腹心弼亮則即是大逆也人臣被大逆之名豈容自立於天地間哉陷臣之討義於此極臣欲效奮義者哉何敢冒昧仍授請命鐫削臣職答曰勿辭○大司憲李偉卿大司諫尹訒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掌令韓詠善遂持平鄭良胤金昕獻納嘗挺立正言李茂江朴宗胄啓曰國家不幸變起肘腋西宮詛呪狼藉於宮闈外應逆謀昭著於賊招其謀立己出圖害聖躬之狀明若觀火歷騰諸陵行兇節次有不忍聞不忍言者不但現出於東亮之招守護軍等莫不攄心扣腦滲泣而道之此豈得罪於 宗社而已寔乃臣民之所共討而不饒者也是非不明義理

臨塞浩拘名位之常例不知不共之大義各立邪說眩惑
人聽使忠讜沮喪義士因舌侵尋六載正論長夜何幸
草野抗章臣庶叩閽請去禍根以絕深讐而遷時引日
結局無期人情離沮士心若灰奸黨日出戕敗乃事若不
早定至計不測之禍可立待也伏見崔光弼之疏其為君
父深謀遠慮所論甚確臣等亦嘗稽經參史辯盡輕
重於身中者也請令廟堂依光弼之疏即速舉行以安
宗社答曰事賊命寄除罪處遇因循之處必若飲恨直彩
掩身而逃遁者也與其豈予所閽爲哉宜勿更言○副提
學鄭造直提學李爾瞻應教李尚恒校理李埈洪竟
從鄭遵修撰辛光業尹聖任徐國楨南湜羽博士趙
裕善等上劄請快從公論以定大計答曰事意已諭于
兩司國忌勿爲煩擾

戊午正月初三日啓辭

幼學洪德民上疏大槩前疏所謂子母之說者指四兇而言也亟斬四兇以定大事扶王室而留中累日尚無處分故並陳危懇請亟夬斷以安宗社而議政府○傳曰當此騷擾之日慶運宮尤不可不頻往糾檢此意言于憲府自國守慶運宮之後王令憲府官每日輪往巡警糾察至是大論發而又加檢督云○合司達啓曰西宮之變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惡也巫蠱咀呪禍發於宮闈外應逆謀者露於賊招其謀害聖躬之狀明若觀火至於行兇於裕陵厭勝先后之事有不可忍聞不忍言者乃臣民之所共憤而致討者也是非不明義理晦塞徒拘於名位之尊不知不討之大義角立邪說眩惑人聽使忠謀烈義士結舌傍尋六載已論此者何幸草野抗章士庶叫閽請去禍根以絕陰釁而近附引同結爲無朝野響日生域財乃事若不早定尊討不測之禍必將作也伏見崔光弼等

百十三

自國守以下小註也

之疏謀慮深遠所論甚確臣等亦嘗援經案史歷盡於胸
中者也臣等論之之意而伏承批辭意懇惻臣等不勝感泣
之至第惟情法不可但抑大義法不可不明亟令有司依先
朝之疏即速舉行以安宗社若曰予意已諭〇司諫院啓曰臣等實將平
安兵使成佑吉不可不拿鞫之意論列之者而重批以推考為
教佑吉本以庸陋之人驟登遺君得罪人紀賄賂復官人
皆唾罵全羅兵營每繞營一經渠手蕩然無形兩南之
人至今切齒今為未殘者無總肆侵漁之意恣行剝削怨咨加
以悍妾並縱放軍收布剝蓋齊肯包大失軍心視若仇讎衛
大軍覺以洩其憤德二百年所儲之戎器一朝燒盡狀約繼
竟何何應敵事係軍律罪在難貸請佑吉及洩器軍官
色吏庫子等並為拿鞫爲白乎為非奇句為煩論〇玉
堂連劄請令廟堂亟定大計爲白乎意已諭〇傳曰寿向
獻以臺諫所啓時未處置條爲定配〇右議政韓孝純上劄
請亟下新細爲白乎旨當下之卿可姑待

戊午三月初四日甲子

館學儒生閔藻等上疏請亟令三司大臣考經史折諡今
古卽行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以紓君父之憂以定一國臣民
之疑懼 答曰諸生亦思爲此言耶予不欲聞之宜勿更煩
○合司啓曰惟我聖上當壬辰播越之際承 先王伏蒙之命
躬奉 廟社備嘗艱險繼受 皇勅以撫全慶協贊中
興功德巍巍位貳極十有七年逮至戊申誕膺冊封神
人仰托萬物咸覩 先王之付畀既重 天子之寵錫彌
隆其尊如天不可或犯而西宮乃敢謀立己出圖害在
躬西宮且呪詛騰於宮闈凶謀秘計陰結於逆諸
賊之指揮合不軌之狀昭著至於厭勝 先后行凶縊
陵尤有所不忍言者不但宋亮臨鞫對實守德等
至今抱心叩骨莫不涕泣而道之此乃天理之所當爲天下
之大變也若使凶謀得行於當日則聖躬之危何如而 宗社
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害止於聖躬聖上猶或容之禍及於 先

陵主上其可忘乎在 宗社則 宗社之罪人也在臣民則臣民
之仇讐也 宗社之所厭臣民之所討只此主上欲保全稔惡
其於 宗社之厭何臣民之討何天理終不得泯滅大義終
不得晦塞草野連章臣所叩閽萬口同辭皆曰可
罪除禍根安 宗社之業不容少緩請照尊號鄕羅貢
放撤於朝僚剝削遷置別宅以備群不逞挾以為亂之
患答曰已諭○玉堂連劄請快從公論答曰已諭○兩
司連啓王臣等今日王務之意實出於廢故初以廢置
別宅為務至於出大臻矣玉堂啓為有心遷改廢之請臣
等之意亦以遷與廢無異往以遷字改之辭不明而本意
未著使見者不能解意臣等論事之失大矣不可仍冒書
命遞示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右議政韓孝純寧綿中樞府
延原君李光庭
樞府知事右贊成朴承宗兵曹判書柳希奮工曹判書李尚
毅禮曹判書李爾瞻驪川府院君閔馨男刑曹判書趙
挺判中樞府事韓平君李慶全右贊成李沖吏曹判書

閔夢龍達城尉徐景霌海嵩尉尹新之吉城尉權大任溪山
君趙振文平君柳公亮判尹尹銑清陵君金蓋國溪南君
李安業戶曹判書崔攤右參贊柳澗行同知沈悰行同直
金景瑞趙誼吏曹參判柳夢寅丁善尉金克鑌工曹參
判曹偉行護軍南瑾柳慶宗宋錫慶李善復呂佑吉
鄭文孚尹暉朴彝敍同知朴鼎賢朴自興禮曹參判尹持
民兵曹參判李德泂工曹參判慶暹左尹金闓右尹李瑗
行大司成趙存世行判決事朴慶新行敦寧都正李馨都
完山君李順慶溪興君趙公瑾河清君鄭希玄雲安君
任兗碩興君李惕豫陽君宋康益興君李應順靈城君
辛景行吉川君權盼菉山君鄭象哲銓平君尹雲二
石陵君金說海慎君李希嶺分兵曹參判金止男李成
吉行訓練都正柳永瑞行護軍柳止信行同直禹致
績安功元權朴鳳壽劉夢龍田潤李玹元緒李佝禍朴
德祿盧應祉金應緘柳舜懋閔泂李毅宗李忠吉李

應祿趙維精具仁慶李文荃吳定邦具德昭申忠一金允
信吏曹參議柳希發戶曹參議趙存道禮曹參議李命
男兵曹參議鄭岦參知李元燁刑曹參議鄭遵工曹參議
張自好行護軍鄭廣成李偉卿李必伶尹顥成以文金顥
男尹安國黃致誠金大逸黃洛善洪李廷馣李種全金
有亨成時憲趙希輔朴梓李[illegible]
昊安二等尹柳應泂朴橒等[illegible]
彦熠張晩長人皆以不參廷請爲母死故除乎日稱持名於右亦不
免厭世從之其終始不參者只領敦寧府事鄭昌衍宜寧府院君
柳根行判中樞府事李廷龜海昌君尹昉行知中樞府事金尙
容錦陽尉朴瀰行副護軍李時彦知中樞府事申湜晉昌
君姜絪清風君金權東陽尉申翊聖晉安尉柳頔同知敦寧府
事金玄成福川君吳百齡行副護軍李時發行司直金壆權
憘行僉知中樞府事吳允謙行司直宋英耉行司果朴東善行
司正鄭孝成李景稷而堂下官只朴自凝○而已[illegible]至於李愼儀權士

官

恭攸議之時極甚明白詢許乃隨衆數人皆措之全躬辯以獻議
含糊又參廷請而再被寵遇時偶之左右側迴曲護以行云故曰
討逆之舉以春秋爲法處變之道以　宗社爲重苟循私情
則義理不明或有不忍則亂臣也隨此賊子所以有今日之禍
者也惟此西宮爲禍醜晃書籍罕覩古今未聞茲撮十罪
以陳櫽懸　逆璣初生陰令永慶公陳賀禮以撓人心大叛
巫卜祈禱極貴日禱妖經以祈大福其罪一也　先王違豫
謀立已出締結柳賊表裡相應諸宮潛通防塞傳授其
罪二也朝野大賢盡忠抗疏於乘其機殺國易樹注勸
先王罪不以嚴皆未封等諸大臣擘摘其罪三也　先王昇遐
矯稱未命潛使希賽矯奪　御筆於議七凶同心保護與
其兵成謀奪大位其罪四也密引嫁男留宿宮中多結從黨
日夜謀逆團聚宮奴潛行動靜覘精粮器以待緩急其使
孽豎廣召勇武士欲因夜操乘釁作亂其罪五也設經營
中夜手攢杭指觸金骸有不忍言有亞咀呪無所不爲雞狗

猶鼠狼藉宮掖十六各種也欲隽尸封其罪六也厭勝 先后梃
寄陵寢造作假像方釣行免書諱肉片教飼鳥鳶豕啄
先靈欲害主躬其罪七也耕後擬檄其語不倫宮墻仍失其
書捴慘者由叙出傳播外間兇逆之筆前後藉口而不且闕
刑論文字其罪八也黑門再書應詳讀摳扰中破字義一倘
拓使訴唐官排謁上國其罪九也 先王擇賢 天子命封名
位已定國內咸戴多出幣金賽資年甲丁之倭中陰結外
援誘以利害又令友蒸潛通先宮欲仗其勢圖主幼稚將
非天戕其罪十也茲以武氏諸罪比斯猶少趙后滅嗣方此
不甚失一國世臨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廟數罪雖不可
之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仍頒至明深恩 宗社大計俯循
舉國輿情以去禍本不勝幸甚 甯曉之作也甯曉發孝純定
謀指揮掌事慶全柳夢寅同人一幕使全閩執筆口號而書之
蓋甯曉與爾閩宿搆於外者也 若乃予以不德賦命奇險
戊申癸丑之變皆出於天倫此豈常情所可忍過而顧緣

宗社為重勉從廷臣之請痛心痛懷與日俱深何圖今者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過而降剝之酷一至於此寧欲脫屣人間掉臂長往遵海而濡以終餘年宜察予悃愫之懇勿復有言 廢后之論縱如主張醞成其亂者雖是甫曙之首謀其時大臣重臣若以死力爭確然不從則必不得逞其兇而奇自獻李恒福等竄逐之後滿廷寂寂未聞有一人奮義立異者終至於鄭孝純以右相為甫曙所驅使倡率百僚騈首從逢請之舉以導昏主[redacted]母之計彝倫之斁表究闡閾以後一大變也彼兇逆之黨固不足言而孝純逢密之罪果難容誅矣 ○藝文館奉教吳益煥黃柱生待教金奎夏李慶益檢閱安應魯朴宗儒李必達李蔵等上劄請快從公論廢黜西宮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矣 ○侍講院輔德裵大維弼善郭天豪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矣

戊午六月初五日乙丑

仁城君珙寧王子以下諸宗室啓曰西宮外結兇黨謀危
宗社內作咀呪陰害至親之狀悉著於羊甲等諸賊招辭
而尙保於今日者大義晦塞邪論熾張之所致也臣等宗
社之臣也 殿下之臣也惟彼西宮 宗社之大賊臣等不共戴天
之讐也茲者擧國臣民咸曰可廢此正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者也 殿下雖欲盡大孝之道其於擧國人心何其於 宗社
危亡何伏願 聖上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答曰宗戚諸卿亦
忍爲此言耶予不欲聞之也○政院啓曰今日推鞫令下
而百官廷請時推鞫不爲之意敢啓傳曰不爲推鞫之
事也依考啓○館學儒生閔山深等上疏請速行廢黜
之典以答中外臣庶之願答曰予意非之諭之句爲變頻
○都承旨韓纘男左承旨兪大建右承旨李昌後右副
承旨金質幹左副承旨朴鼎吉同副承旨李大燁等啓
曰西宮之十大罪不容於天地自絶于 宗社是 祖宗之罪人

也臣民之仇讎也殿下受 天子之冊命承 祖宗之付託而爲
臣民之主天子之所討 祖宗之所絶臣民之所棄殿下豈可以容
私哉今日臣僚之請乃春秋之法論 宗社大計伏願 聖上卽
循群情以安 宗社 答曰予意已諭于 朝廷矣○監察執
亨男等上疏大槩亟從庭請以安 宗社 答曰予意已諭
于 朝廷矣○傳曰昨夜百官三司亟劉於乃於四更後此乃
前古所未聞之事魏主張昌孫亦爲此許可怪可愕
字今茲庭請之事亦非揮國時爲之務雖待朝爲之固
無後時不及之患何必犯風雪冒半夜不計煩擾紛沓闕
庭乎此但予於病中憂悶倍偈其在遠近聽聞莫不駭異
國體之壞誤未有甚於此者予實悔之滿腔今只切勿爲此此
怪異之事云于政府三司○百官初至答曰予以不待本
生於爲根除附仰天地無一事可樂而又遭此莫大之變
置身無地不知所處卿等宜察予意毋爲更煩○弘文館
五回伏以三司一體論議必通故昨日兩司以其至辭大槩通于

本館即擬勿司停朝論罷貢獻貶尊號四件節目皆是
廢之之辭而其結末有廢置門宅以備群不逞捄以為殺之
患云既廢又懸圍所以防殺害而絕禍根其處保無臣等
之意謂四件節目雖不言廢而廢在其中既遷舊宮置
于他處則雖不言黜而黜在其中故因其所請發之以致廢為
遷何如蓋春秋書廷綱目書遷之意也直國臣民既以
西宮為仇讐不欲共戴一天宜料以遷廢二字有所輕
重而至於引避如當初所發不過泛濫論議必也欲使
兩司從即臣之也臣等之發兩司既不能引避則臣等不
可冒居請命鐫削臣等之職蓋兩司為辭○合司連啟
玉堂連劄蓋為之讓句頻○兩司再啟合司再啟玉堂再
劄蓋為此也頻

戊午正月初旨丙寅

宗室初至啓曰諸句頌○百官庭啓曰臣等將一國公共
之論來伏闕門仰控血誠並請宗社之至計而天聽
邈然峻批反降臣等惡慮相顧不知生竟之所在也人
君之孝唯國家安寧基命宗社為重小恩私情有
不暇顧西宮之禍古今所未有也唐之武氏方此為虎胡
寅數罪責數之等不能廣詳臣等請以武氏九罪比之於
西宮十罪而論之其生殺陳於小說祈禍之罪甚於武
翊帝殺勝先后極陵行冤之罪甚於戒殺主母謀立
已出防塞傳播之罪甚於縣帝詐且悅謀害生弱之
罪甚於殺子害上即祚之初御寶留時不出之罪甚於
為帝臨稱制命保護待長之罪甚於擅廢宗社綿令
危迫構峙於光廣爲武生回擇作亂之罪甚於穢德彰
聞通書黑門使訴唐官招禍上國欲滅宗社之罪甚
於誅鋤宗室掩殺宮奴潛行謀罵乘釁擇究欲售

奸竊之罪甚於尊用酷吏其南結倭援北連虜交欲肖
天朝以爲立儀之地此武氏之所無而西宮之獨有者也其逆
天之罪天下所共誅者殿下安得以君位之常例擬天下之
罪人而不爲致討乎今日之事斷無他意處置之擧在不
獲已伏願聖明亟賜快斷以安 宗社 答曰此豈予所忍
也予甚不幸天處此變不敢聞不欲知也 ○ 兩司啓前啓再那論
啓之時待百官畢會好爲處置請故自至於紀而後知大
論之爲意不合紀綱之爲未安致勤嚴旨臣等之失大
矣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 百官再
啓 答曰予意已諭須勿更煩 ○ 宗室初啓 答曰已諭不允
再啓 答曰不允 ○ 百官三啓 答曰已諭 ○ 宗室三啓 答曰予
意已諭勿爲太煩 ○ 玉堂箚 答曰已諭 ○ 館學初疏
答曰已諭再疏答曰勿爲太煩 ○ 玉堂再箚 答曰不允 ○ 以
李恒福等定配草字傳曰大臣雖曰有罪不可置於[illegible]
上邊方有可虞之端以吉州北青等處改定配 ○ 傳曰齊

白獻吉州定配○改配李恒福于北青

戊午正月初七日丁卯

宗室初五啓答曰此豈宗戚所可爲之言乎予不能聞知切勿更煩再五啓答曰已諭勿爲更煩○館學初疏答曰予意已諭○兩司五啓答曰前日臣等將齋自斁齋後格許諸鞫事論啓至批以係當發落爲教臣等非不知莫重之事遽至之爲審而適值大論甚於今日姑爲停止以待發落矣昨日廟堂之上以姑停爲非至於法須相議云臣等疲軟不職以致朝議如是不可苟冒言地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百官初五啓答曰予聞元首股肱相須成體疾痛之所痛痒無不相受況茲莫大之變予不忍聞知但自呼天罔極而已見御等固當勿爲此論以安予心何用叢率百僚日三瀆擾予宜察予意亟停退去○百官再五啓答曰不忍聞也勿爲更言○玉堂初劄答曰不忍聞也勿爲更煩○百官三五啓答曰已諭○左贊成朴承宗五啓初二日以府史來言初四日有率百官廷請之舉云初四日早朝以

府吏來言曰以五六日不爲廷請之意向晩又來言今日卽爲
當爲廷請云臣身忝在政府東壁其所以匡其所以進退
然不知臣實愧悚請命遞左贊成之任當以散官隨行
公私幸甚答曰勿辭○右議政韓孝純啓曰初二日大司憲
李覺大司諫尹訒來言曰今日兩司以大論已爲論啓明日
百官廷請不可不爲云臣答曰當依爲卽欲一會于備司矣初
三日朝臣於詣闕尹訒又來言曰今日廷請時之議定但時議
以爲今日有政退于明日爲當云臣又答曰當依今云之言退于
明日云矣其後左贊成李沖來言以爲三府不得已之事退五
六日後爲之云臣又答曰時議如此則當從之云初四日午後
右參贊柳澗馳言于本府曰今日始晩百官廷請不可不爲啓
曰卽々捧甘結知會云未幾右贊成李沖來見臣曰時議以
爲今卽日爲廷請不可不爲云臣之意曰勢已爲之百官聚
會闕庭出入顚倒其大論甚急時議如是則亦當從之
云令下吏通告于東西壁卽仍進闕下與勳戚重臣及宰

論議之際自至祖宗誠極未安今見左贊成朴承宗啓辭
則臣昨年不能善處之失在所難免茲敢具由以啓答曰勿
退卿宜安心○右贊成李沖啓曰本月初三日臣聞有廷請
之舉未詣闕下則已退縮初四日云臣縮退去之際禮曹判
書李爾瞻相從賓廳言于臣曰廷請之舉物議皆以爲
過數日後爲之宜當云不可不慮通于右相云臣答不難之通
告于右相矣翌日禮判極書于臣曰三司之意亦欲速請日久不
發未安今日則不可不發云臣又無得之實通于右相處其當
曲折以斯而已今見右相啓辭臣之中間傳語之失大矣惶
恐待罪○禮曹判書李爾瞻啓曰臣伏見李沖啓辭至舉臣
名其間曲折不可不辨臣未有基前得聞漢府將發大論之下於
初四日而出去矣初三日詣闕爾瞻時聞大論從發於即日心竊
怪之及見李沖問曰國之大事已有卜日經發於今日可乎右
相以獨當大論爲問待新相出同議以坐寧遲數日初七
日間爲之如何沖曰吾當通之甚多旋聞物議以三司以大論斷

百三十三

至筵講爲未安云故初四日早朝因李仲致簡以爲不可
不爲之意[illegible]自筵合後柳洵來見亦以即日廷請之意言之日
晚廷請未到臣即詣闕則日將沒而百官方會矣右
相率百僚入闕庭分付於臣曰大提學率製初啓臣曰初啓
主意在於前守在於廣點字右相不能斷仍問曰在
論寧推諉不決以致夜深其間許多説話不可盡達臣
再三催促猶不能定及見合司大槩右相乃決曰其字依以臣
前爲初啓又改廣字爲還字其意一而今依合司意製
之爲當請寧名赦純休臣亦與兩提學仍爲同坐以商通
問兩司所言以兩司以大意亦以宣在廣點爲當即以措語
不明引避臣等送其答簡於右相曰合司本意如此吾等亦
依合司之意以廣點製之乎右相曰爲當臣即構草請右
相改之矣大槩大論既發久不廷請人心匠憂悶日出
欲速爲廷請者皆獨臣之意乎閑物議以廷請爲非
即言於政府之官勢不能也若其自申之不通因循不果之

未即聚會大臣之不能即斷 若小臣之所可知也況 宗社存
亡人心向背只在於一夜之間 而諸臣初視氣象可惡 其紀之
緩不懷出可謂幸矣 所可痛者大論之請 臣等同然匹
碎首宜恐不及 今何必然 若生梗有若壞事者 卽詩曰獻
食之飯先覺壞墨 此之謂也 臣一生遇事 有講不因此傳又
及於臣 勿近 惶恐待罪 答曰 爲相具悉 宜勿待罪 ○玉堂再
劄 答曰 已講 休煩 ○館學再疏 答曰 毋煩 ○左參贊許積
上疏曰 伏以臣於初四日二更 自外還家 黑暗中有二丁壯仆於
籬間 將動手之際 馬後奴子覺之 呼曰有賊 賊 逃出隱匿
於人家 聚里人搜覓得之 結縛問之 初稱文昌家奴 次稱
政丞宅奴 因問何政丞 則不答 昧昧日 送之於捕盜廳 則
日一善尉奴 請其殺送 又探毛衣匠出入於文昌家者云 臣
以爲我獨當大論 仇人嫉之 所行李師道害裴度之事 豈
可諉人 雖欲致之於古昔 推諉至今 不爲鞫問 其盤結
權貴有所謀爲之狀 據此可知 臣仍孤根弱植 力主去禍根

之論異謀者欲殺臣久矣今日奇家之怨發呈急疏而李
贊乃臣素不相善者頃日承[?]自獻謀危君父四字加於臣
而臣竊謂徐榕之疏出於李贊何以預知而遽加以不測之名
乎臣於鞫廳與贊對辨問贊何以知臣謀危君上而斯
而只以徐榕為教臣常蒙待命於奇之出
配更陳白疏乞與對辨旋為其黨啓[?]未安置徐榕為完
配一款故臣與賊一對而已今則賊橫行欲先除臣之一
死之後無以害臣至欲殺於大論方張之日不避
讀援仰陳危懇深念萬誅大姦自然之理欲殺臣者
乃欲滅口也昨年壽初西宮危逆之狀已著臣謂奇同
此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豈可容置於極尊之位以滅
人紀哉奇同君無為此言懷罔臣豈敢為非常之
謀而宮中咫咫安知非宮人自為嫁禍於 大妃殿乎況
友英之招無他言而羊甲怨其橫死於鞫廳之計欲賍
亂於國家故為此急從而渠輩部欲為逆魁首從之且

尉律子云重刑之下志士亦有誣服者今主上無他子而宋
室尚無窮息萬世之後正論若起為今日此事者斯在子
孫亦豈可舉顏乎吾之外祖即林百齡也今人道乙巳之事
令我面赤君勿為此語也其心蓋以怫鬱比之任獨而筆甲
等謂之誣服云臣不勝寒心臣竊自以為其子姪出於逆
招頗為後日之地主此論也其後亦聞此言之淺深用疑
懼臣亦不敢出諸口也此外聖上之言章究之說入於臣耳
者不敢並陳為後格之疏臣不得為後樣受學於臣訓誨
之外與年雖之人該及時事猶且不為況此先疏中云云不
聞之說乎渠若雖之則何不早告乃發於渠父被死之日
不告之罪渠亦甚矣無其說而誣告陷人於臣子所不忍聞
者乃敢筆之於書前此瀆亂天倫習以為常者只安叙發
此言尚至達天聽乎其情矣逆上之言自為構出只其冤有
甚於逆臣而臣竊痛之在丙午冬臣免歲為史判有人言於
歲日鄭彥寓李覺於廣州某主人家日夜聚會陰謀推計

無所不至云須為寃宦補外可也咸即連擬於外州具陳竟
為宦州而出戊申年以弘光腹心被劾五年前官國人莫不為
為弘光之黨迫宣緣幸免得躋清班外似大論內寵親望
初四日至發不出廢黜二字乃舉貶制節目終日遷置內
宅其本情未露於此矣贊覺乃敢受攘倒懸反以惡名橫加
於臣臣更寃為人臣負此大逆之名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
之間寃與齊自敵李贊等下獄對辨以究謀何不早告弼
根何不殺去竆問自敘而仍問贊何以為臣謀危君上乎一
以摘之人固謂之狀一以害激臣彼證之情以千萬幸甚臣為
君作出萬死以扶 宗社而終遭罔極之誣今日剩寃未必非
出於嫉臣者之所為殿下若不快辨洞雪以寢奸圖則忠貞
之臣雖得保其餘生氣情隱翳殲不知所哉伏願殿下
垂憐曲察焉四月十四日蝦不推鞫廳

戊午正月初一日戊子

弘文館上劄請兩司竝命出仕答曰依啓○憲府初啓答曰諸宗一番道達群情足矣何必逐日煩擾乎勿爲多言○再啓答曰不忍聞也勿爲更言○幼學薛永仁等上疏大槩李贇爲弘光腹心國人所共知而渠亦被惡名者大論方張之日承望權貴風旨强爲避遁以緩大義且至貽貶削改遷之議以誤大事其下臺諫亦皆不爭且爲苟從請先斬李贇以正黨逆之罪次竄兩司以治不忠之罪仍將西宮數罪於太廟以致堂之論以安　宗社亟下議政府○館學儒生閔崇等上疏大槩西宮處置論議方張而廟堂不惟不能速處當此無前之變不可處以常規反指多士伏閤謂合古規發此其臺官以不緊之言使之引避故遷延宣討之擧至臺之以遷字改廢字以緩大論其忘君負國之罪極矣請並治廟堂三司不忠之罪亟賜乾斷直廢西宮以安　宗社答曰已諭○百官初啓答曰以不忍從之事追

論於五載之後尤極未安亟降勿撓○兩官再啓啓曰小
可據之事毋庸煩瀆○兩官三啓啓曰已諭○館學再疏
啓曰諸生迄可休矣爾等之誠亦已盡悉不必更瀆陳也
○李贊上疏辭職啓曰省疏具悉勿辭盡職○大司諫
尹汲執義林健司諫南以僖掌令鄭錫祚持平鄭良
流金砯綱著校正正言李世江朴宗青啓曰臣等依見薛
求仁閔燦等上疏大槩詆斥臣等不遺餘力不可暴甚爲胥
請命罷斥臣等之職啓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憲李贊
啓曰臣既被詩踏之斥薛求仁閔燦等又不許多辭說極
加詆斥勢難在職請命遞斥臣職啓曰勿辭退待物
論○玉堂初劄啓曰已諭依煩再劄啓曰已諭

戊午正月初九日己丑

前訓道金大河上疏大槩西宮罪惡貫盈天地請毋從廣照直加猛殺永絶禍根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宗室初啓答曰不可從也勿爲更煩○百官初啓答曰當此隆寒卿等逐日來啓不可從之事予深用憂悶不知所諭一再啓答曰勿煩三啓答曰已諭○玉堂上劄請大司憲李覺遞差大司諫尹訒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宗室再啓答曰予亦不忍宗戚尤可忍爲此言乎不必亟停勿復瀆擾○玉堂初劄答曰勿爲煩瀆再劄答曰毋煩○館學初疏答曰諸生只陳其誠意而已豈乃儒者事體而削入伏閤不日再瀆陳事甚不可退歸自修勿復煩擾予言爾再再疏答曰已諭

戊午六月初十日庚寅

宗室初啓 答曰當此從寬卿等逐日來啓不可從之
事予深用憂悶不知所喩 再啓 答曰勿爲煩擾 三啓
答曰已諭○合司初啓 答曰以不忍從之事追論於五
載之後尤極未安 亟停勿煩○兩司初啓 答曰當此從寬
逐日請鞫强請以不可從之事予竊悶焉 宜可停止使
安予心 再啓 答曰勿爲强煩 三啓 答曰不允○館學儒生
河仁俊 免黨杖名儒籍入休閑不赴爲疏頭逐日再上 等初
疏 大槩請姑從寬典 大臣 西宮一以慰 宗社一以謝天
下上答天心下順輿情 答曰予意則已盡諭 勿爲更煩
再疏 答曰已諭○合司再啓 答曰勿爲强煩 三啓 答曰
不允○玉堂初劄 答曰已諭 再劄 答曰已諭○豐寧趙
亨男等上疏 請亟從遂請以安 宗社 答曰予意已諭
于宗執不承

戊午正月十一日 辛卯

宗室初五啓曰依前勿更煩○幼學金翅上疏大槩百官庭請累集畢罷不爲力爭廟堂難免其責李廷龜乃將勇膽心而出於法措收議擬疾不造庭請其亡君護逆之罪極矣請先誅磔仍以西宮數罪告廟廢斥之以致堂之論不議政府○館學儒生何仁俊等上疏請先治鄉帝黨逆五多士之罪以慰士林亟行西宮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答曰省疏具悉爾等一依前錄出在門外以待批答可矣予意已盡諭之毋爲更煩○合司初五啓曰不允○百官初五啓曰已諭勿煩○合司再五啓曰不允○百官再五啓曰已諭三五啓曰休煩○侍講院上疏請亟從庭請答曰予意已稿于寡執矣○玉堂初劄再劄並答曰不允○合司三五啓曰予意諭之已盡須勿更煩○宗室再五啓曰當此寒沍五日請對强請心不可從之事予甚悶焉亟可停止使安予心三五啓曰已諭○館學再

疏答旨已諭○以柳澗爲大司憲李尚恒爲兼司書朴宥
興爲刑曹參判韓推翔爲注書李贊爲完昌君朴彝
叙爲靈光郡守

戊午正月十二日 壬辰

宗室初無答問宗戚亦思為此言耶勿為煩擾答再至
三啓而已諱○幼學尹魯曾上疏大槩請先治右議政韓孝
純違逆不道背義之罪次治三司容護孝純之罪○進士
河仁俊生員鄭湛進士閔濼生員金尚夏等上疏大槩為
宗社君父討闕違章欲除禍本而時日尚見元惡處所得
兇書中有臣等四人姓名禮曹判書李爾瞻左參贊許
筠右副承旨金闓辭副修撰徐國楨等姓名亦請並
論極以謀逆兇書封入請拿問亦莫以嚴兇書出處
俾雪臣等之至冤答曰疏辭具悉當與大臣議處仍傳
曰此上疏事並議大臣以處○館學儒生李綖等上疏大
槩伏奉答旨退在闕門外更竭愚誠伏願殿下特從實典
亟行廢黜以安 宗社以慰臣民之望答曰爾等之誠予
已知之出宮可以出在門外入往解產有何難重言可用也耶
在千里之外少無損於處變言亦可用也況在九重之間

有何益而約束爾等但當一依舊例遵行勿失西宮

之事近臣日三陳請爾等不必苦煩說可休矣○生員朴弘

為上疏大槩陳浮說虛妄曲折○百官初啓合司初啓答曰

此豈可從之事乎勿為煩擾○百官再啓合司再啓答曰

已諭毋煩○百官三啓合司三啓答曰不允○玉堂初劄答曰

此小可從之事勿為煩擾再劄答曰已諭不允

戊午六月十三日癸巳

幼學金允無上疏大槩請先斬金櫂李愼儀柳夢寅黃德符主張金恩忘讎護逆之罪仍竄姜㥠金卯鏡論立基無誠論事之罪而速舉西宮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宗室初至答曰已諭再至三至答曰已諭○館儒李綎等上疏請勿問兇書所出以雪河仁俊等被誣之冤而亟定大計廢黜西宮以安 宗社○掌令姜㥠至曰臣素以無狀濫蒙 天恩擢在言地當此大論方張之日戴星彈職夙夜匪懈上安 宗社下慰臣民而即見幼學金允無上疏大槩斥臣以緩論立基無誠論事之罪至於請竄臣有此罪名決難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百官初至答曰此非可從之事亟停勿煩○李爾瞻至曰臣再昨進參庭請時聞館儒得一兇書臣名亦在其中云不勝驚怪即於依幕衆坐中覓見其札則乃琵山叢於緣者之書於允進士以識於字者也

其書曰此盛大名狀元進士侍史陳冗夕上齋相十錄傳作
從那柳鑑與若干心友互將舉事先陳何仁俊全書及鄭
湛閔藻等云仁俊尚負湛藻先去以其條不足致之也爲爱
仁俊與鶴甫勝日聚兔陵以伏闕為辭其心所在可知矣
此意柳令閔通而上意之許云不久將出君其不為張系先
疏大可河金等為逆賊之狀愚夫愚婦孰不知之君果為
兔逆之疏吾輩不取也君其論處尚及賢薪之姪仁俊鶴
之姪藻國楨之黨凡湛甫勝之黨也為此逆謀不久去陳君其
論之後悔何及細細回示曰抱不盡休非貽之即琵嵩辭不
一一其所謂柳鑑所未知指何人互將舉事者亦未知舉何事
也其所謂何金等四儒生與臣等伏闕為辭其心所在可知
矣以大論為逆爲逆斯西言者謂之逆乎逆斯殿下者謂
之逆乎其所謂柳令閔通上意之許不久大亂將出者柳令宗
何人敢爲此不似之言假托以尚得賢兔陵乎其所謂河金
等逆賊之狀愚夫愚婦孰不知之者今此大論雖愚夫愚

歸皆知其大義其果指此儒爲逆賊乎其所謂爲此妄擧
不久未除之言尤極悖也大抵大論之發於章甫兇徒之
欲先除此儒以壞東林者無足怪也大論方張舉國同聲
邪議立幟群兇影從必欲戕殺一隊士類而乃已寧忍哉
氏之亂未除五王之禍先作也臣一心徇國前後討逆罔知諱
尊以臣爲仇讎攘臂相向也今已被此惡名未得明辨畏
露竄之間自無所容既不能隱忍偷生又不得席藁待
罪追臣狼狽冒死陳達伏願至明俯察危懇命鞫元姓
人斷得致書者逐條窮訊摘發實狀答曰省劄具悉
自當覈處卿宜安心更篤忠貞以安 宗社○百官再啓
答曰不可從也毋庸更煩○答館儒疏曰疏辭具悉當諒
審處西宮之事予意已盡諭之勿復煩瀆○合司初啓答
曰不允○百官三啓答曰毋庸强煩○合司再啓三啓並答
曰不允○玉堂初劄答曰已諭再劄答曰不允○兩司合啓
曰臣等伏見九日河仁俊鄭淇閔藻金尚夏等上疏大槩

得見元㝡處所傳凶書中有渠等四人姓名及禮曹判書
李甯膳左參贊許滔左副承旨金貿幹副修撰徐國楨
等姓名諸輩論誣以謀逆敢以凶書封入云右人等去口封
逆期報君讐者而亮達以大論反謂逆謀將欲去除臣等
固知此輩逞此兇計於早晚而大論未完賊謀先發此書
非他尋常匿名之比也請命拿鞫元㝡以得凶書造作
之人答曰依啓○副修撰徐國楨上疏大槩前後討逆實
出於愛君徇國而凶逆之徒敢非正論反以惡名橫加於臣
輩輩論於凶書中請拿問元㝡窮覈凶書出處俾雪
臣等之至冤且命鐫削臣之職名答曰勿辭○左副承旨
金貿幹上疏大槩生員金尚夏臣之五寸姪也頃日館疏一
參疏頭極陳西宮之冤又於伏閤累日隨參以此為邪議
之輩所仇讐欲殺之禍延及於門族拈輩臣名書於不測
之凶書臣被此惡名不可仍冒立朝之地請命鐫削臣職
答曰勿辭○持平金昕啓曰伏見金允益上疏大槩拈輩

臣名極加詆斥至於請竄臣之不可仍冒此掌令姜檍
無異請命罷斥臣職出當曰勿辭退待物論○都承旨韓
鑽男左承旨兪大達右承旨李昌後左副承旨金頤幹
右副承旨朴宗吉同副承旨李大㸌等啓曰今日庭請實
國家存亡之機而殿下牢拒不從至於此久臣等忝侍近密
不勝悶鬱之至更陳血懇冀殿下之動聽焉西宮十罪貫盈
天地得罪於天子而天子之所討得罪於 祖宗而 祖宗
之所絶得罪於臣民而臣民之所讎殿下安得容以私廢春
秋大義萬古彝倫掩 宗社至計一日爲急伏願亟賜兪從
庭請以去禍根答曰予意已諭于庭臣矣○館學再疏
答曰已諭○參判李元㸌承旨李大㸌直提學李益
㸌等上疏辭職答曰勿辭

戊午正月十四日甲午

幼學金尚鏈等上疏大槩請先治金元燮洪啓民假稱時論構陷善類陷戮名士林之罪速擧西巖褒黜之典以安宗社○幼學金瑑上疏大槩大義至嚴且重罪有關於宗社謀害金鍾秀以西巖之名徒尚不得保況臣等蹤迹孤寒辭後搢紳簡之事係于大莚則虛實間所當惹之明覈而今日廷臣尚不得請鞫古今天下安有此理請先治而自至黨朋奸護黨之罪次治前者勳戚諸臣林於簡授異敎請討之罪○宗室初烈答曰此小可從之事亟停勿煩再烈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强煩三烈答曰已諭○持平鄭良流啓曰令此合司之論臣與掌令臣姜櫶持平臣金卽自初迄今少無異同而昨日姜櫶金卽獨被金元燮之詆斥俱爲引避臣亦以迹好同參之人今不可仍冒臺置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正詩物論○元嵩拿因○進士河仁俊等上疏大槩請速問元嵩以得實狀答曰省疏具悉當議

虜焉○百官初啓答曰不忍之事何必呈强迫乎予窮問矣
○執義林健掌令韓詠啓曰臣等伏見掌令姜燧持平金
晊俱被金允兼詆斥引以爲避今此大論終始同參恐不可
仍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百官再
啓答曰不可從也勿用强爭三啓答曰勿爲太煩○合司初啓
玉堂初劄答曰不忍爲之事何必呈强迫乎予切問之○合
司再啓答曰不可從也勿用强爭三啓答曰勿爲太煩○傳曰
予自上年夏秋間偶患眼疾針藥累日尚未見效或食或
劇至今猶尚遲動大禮亦未免退行問處係常調攝之中
又遭此無前之變至發疏章竟夕終當戒至於左酬
右應精神如醉惟而違朝寢食專廢憂悶煩惱只存軀
殼環頑氣勢決難裁決况百官三司啓劄傳輟召不得親
公事姑爲以院句爲了啓○進士尹惟謙上疏證元嘗免書
曲折○傳曰明日月食也凡有請啓發三司啓劄及疏章勿
爲捧入○館學初疏答曰爾等亦爲此言乎予豈識意可

矣毋庸遺擬○政院啓曰三司啓劄句爲之意言于諫院
城上所則以爲莫重大論不可停止不可不啓云傳曰知道大論
啓重君命亦重明日句爲捧入○吏曹參判柳夢寅上疏
大槩前後儒疏粘臣誣作多至四五度不可醜詆在職請
命鐫去臣職答曰勿辭○玉堂再劄答曰不可從也句爲强
爭○館學再疏答曰予意已諭[illegible]矣爾等勿爲孟
煩○鞫元[illegible]韓連金元亮並鞫之尹惟謙[illegible]
作免書將起大獄而公證不備獄竟不成[illegible]
○鞫廳元誠元誠者草溪出身也居鄉悖惡殺人亡命
上年十二月自作免書置諸衣袖中自草溪往昌寧故
投於漆原道上時八路設盜直識察小常甚密漆原都
將韓二屢捨得呈縣私發權者發軍追捕與元誠囊
中又有免書三張而皆一樣文字也其免書曰爲通諭各道
事各道諸將召募賢何[illegible]遺歲時當舉大事已定左衛將
于忠清道右衛將于慶尚道中衛仍于全羅道今年日

仍欲徵[illegible] 仍中初[illegible] 終免獄之 獄也

許縣下 小註

當虜鍊諸將自京下送次次飛傳于先鋒突擊將朴曾
沆遊擊將安偉與謀官金良善朴洽沆聞城居大將朴
致毅來會在京都大將崔大李句俱期會云云有吾郎加
訊鞫異克誠供七月間朴曾沆傳給此免書云有吾轉
郭典司典司尹瑠因之馳啓王震驚逮捕四出因繫防
獄至是如鞫之克誠臨鞫復變前説曰此乃都將韓二
會騙吾權有吾構誣成獄異全然不知云王乃命鞫免書
現出人朴曾沆德沆安偉金良善良善乃楊善而明有大
燭故改以良字以混其跡云韓二會等及凡諸辭連逮者皆
以平昔宿怨被此惡名誣遂爲供辭與僞明白無疑鞫
廳合請刑推王允之受刑四次而黥其被誣人及辭連就
獄者二千餘人皆蒙放釋○是時又有平康定配人鄭當
時因宿憾誣告長毅寺僧人太仁多發向上不道之言曰
居僧玄冠法岑及學生權大衛與謀云縣監朴安鼎轉
報典司典司李穖馳啓以聞王命鞫之太仁供稱本寺所

言當時特以前日閣詰之恐有此誣告云玄冠法岑大衡
系澄俱備當時生誣告杖斃太仁等皆得釋

戊午二月十五日乙未

大司憲柳潤啓曰執義林健掌令姜緖韓詠持平金盼鄭良佩並引嫌而退今此大論之發臣子分義何嘗有緩急異同之理儒疏措辭未安出於公論不可以此輕遞言官況因同僚之被斥非於處置病未即避尤無可避之嫌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傳曰今日庭請宗室百司啓劄勿爲捧入

戊午正月十六日丙申

答上年崔光弼等疏曰省疏具悉不勝瞿然此言胡為至哉予不忍聞也○宗室初啓答曰不忍為之事亦足強煩予窮問戚再啓答曰不可從也勿用強爭三啓答曰勿為大煩○百官初啓答曰卿等又為冒風雪來啓予心尤用未安予意諭之已悉然可休煩○合司初啓答曰不允文意已諭休煩可矣再啓答曰予意已諭須勿強煩三啓答曰不允○館學初疏答曰爾等亦識予之知之勿為更瀆亦修學業○玉堂初劄答曰已諭勿煩再劄答曰不允○百官再啓答曰已悉諭之勿為強爭三啓答曰勿為更煩○正言李基江啓曰臣嶺外孤蹤也世受國恩叨奉邇班尋常供職畏敬惕軀及夫草野逢掖首唱大義若合符節於嶺而憤惋故表裡酬唱鼎輔君讎只有死矣今聞外言金光燁之疏或疑出於臣之指嗾云彼以儀之際語言頗粗言涉侮辱者臣居是番輕重論然在一舉手之間何

也彼彼嘵嘵人輕發大論之前也況允無不知何許人也其人姓名
今始聞之又安知其人之所為乎聞如一見杖疑而不疑不可罷
然仍冒請一命遂斥罷職答曰自發正詩物論〇司律院
所以上言李少荃引嫌而退當此大論方張之日任言責者所
當忘身徇國期濟艱難而動為不當避之嫌若起開端
以致大論之遲滯請一命無遺矣答曰依啓〇右議政韓孝純
率二品以上啓曰頃日臺諫合啓齊僚於上處許備自此上
疏諸是國家莫重之事終不可擅置而當此大論方張何備遑
清無論輕重未遑他事即因館儒不進免書既為遑
鞫併前日臺諫所啓齊僚於許多稀處宜為啓問
自當置處何如啓〇而同今已再啓外庭鞫時衆人允當
於發所謂琵巖論以自稱不知前日再唯謙等所見處
論子以渠之妻三寸金之亮之所告云幽名渠之承眼矣
其書中所謂不可屈志強從因而自守等語為此大論方
張之日小臣子出口之言其陰護禍本之意不下於琵巖

希渠爲脫免聞此謀逆之語又安知前書後書皆出於一
手乎請亟命嚴鞫元道全元亮等覈得其狀以安 宗
社答曰依允○館學再疏答曰已諭

時御前在仍
倡議每二品
上曰既請
速鞫亦後
於許爾不
至於緩逆
非不欲自鞫
也

戊午正月十七日丁酉

宗室初政啓曰卿等又爲來啓予心亦用不安予意諭之已
盡況可休煩再政啓曰之論予意須勿更煩三政啓曰勿
爲更言○館學連疏啓曰之論勿爲更煩○司諫南以
信掌令姜恒持平鄭良佩金卯孫納書推之政同前日兩
司以爲任格許爾不爲違政事避嫌就職之後不可不違
政之意臣等皆論於帝上臣或以爲大論方張若循問於
停無好之臣等不能堅守己見仍爲此停未得更論矣啓見
大臣政論臣等瘝軟不職之失蓋矣請命罷斥臣等之
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尹詢執義林健掌令
韓詠正言朴宗霄啓曰天下之逆一也而治逆則有先後蓋
今此等論並係等治逆而禍本未除之前又及於他逆乎
所謂元惡者以此大論反爲謀逆故館學諸生兩司多
官欲并治於廷鞫之日使先逆不得逞壞事之謀而若後
於言於許爾許爾言於李贊互相告訴其所謂死免

通書弼先賜召親啓親審固當并鞫但稱祚在此自發
之性配所豈可與後格罪囚同後格十歲前事乎況拈疏
五九既自發而為甚不問自發而問其子乎且玉堂處置兩
司時既以大論方張凡干逆獄俱在姑停為剔故臣等亦
仕之後不為連逮矣且外大臣率二品以上先大論而請鞫問
許稱後格宜乎多官之引避以臣等之意則大臣既為於
官啓於鞫廳而請鞫此三人可也何必率急請之二品置大
論而先請乎非但事體顛倒大論反輕於前許之相許
其間曲折殊未曉也若於鞫此獄於大論之前則必先拿囚
自政府中路然後可以非嚴無臣等所見如此故不為連逮
而今見多官之避不可曷若仍為請命遂作臣等之藏蓋
以自發之待物論○大司憲柳洞為臣於本月十二日出謝
即參今日之會問于大司諫執義以顛末旁偕格許稱
兩鞫之論而司引避後當有法柔諸君何以處之尹詗
林健啓曰大論方張未遑他事元疏時未下玉堂亦以姑停

爲何兩司相議不爲連啓矣臣意以爲兩司既已究定所駁
到之官何可更爲提起以致騷擾乎繼而有同僚引避處
置之事以此因循緘默之屢日矣今者臣疏救全琢兩好議處
之外又有大臣論不檢覈之啓甚速在官一日不當出一日
之責臣何敢以在官日淺爲諉而黙然仍冒乎請命罷斥
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百官初啓答曰予既寡昧亦
有人心何可忍爲不忍爲之事乎卿等宜體予意毋爲煩
論○百官再啓三啓並答曰已諭○玉堂上劄答曰已諭

戊午正月十八日戊戌

館學連疏請亟斷大義簿錄處典以安宗社答曰
爾等儒生胡不諒予意乎不是為之事決不可為爾等
退勿煩而亦勿復瀆擾○傳曰親耕三月十九日不吉云速
為改擇日下諭于各道○宗室初啓答曰予非寡昧亦
有人心何可是為不是為之事卿等宜體予意毋庸更
煩再啓答曰已諭三啓答曰已諭○百官初啓答曰大臣不來
而卿等何必强煩至此百僚庭請事體至重不可答大
臣而有之宜勿煩退去○百官再啓答曰予意已諭三啓答
曰已諭○玉堂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合司初
啓玉堂初劄答曰可從之事豈不從乎毋庸强爭○右議
政韓孝純劄子大槩前日二品以上啓辭實出於諸宰群
議非敢以此重於大倫亦非先大論而啓請必先篇免書令
方非開口奏許之餘鞠亦無不可故只陳下情而已然處事
之際不能審處以致兩司之避請亟命鐫削臣職且下新

相以濟時艱答曰省劄具悉安心勿辭○合司再啓三啓
並答曰不允○玉堂再劄答曰已諭○幼學柳時榮上疏大
槩義理晦塞討逆不嚴大司諫尹詡等引避之辭亡非
容護逆獄之罪請誅尹詡林律韓𧦬朴宗甫甘心護逆寧
負殿下不忍負許積倭格之罪次治廟堂掬於獄務不爲
連啓有若塞責之罪并鞫青倭格從實得情明示典刑
○兩司合啓曰青倭格許積事已大論發後間姑停矣今
者大臣以終不得掩置爲啓倭格之疏出於自數所數則
自數不可不鞫問請自數岂逮拿國與許積倭格等一
時並鞫辛[illegible]答曰臣以徐當發落爲教臣所當姑
待處置而當此庭請駁擊之日何須論至此予竊在
爲白爲更論○傳曰左相力言閔夢龍可大用予意不忘
矣相臣有稟閔夢龍除授○完昌君李贊上疏請先
削臣職次鞫臣罪以重討逆之典答曰勿辭寧職二月初四
日始下○以李尚恒鄭遵爲吏曹佐郎李昌廷爲司藝

閔夢龍爲右議政韓孝純爲左議政鄭仁弘爲領議政曹挺
生爲禮曹佐郎閔濩爲司成李元連爲正言李時楨
爲奉常寺正李益燁爲兼輔德黃德符爲兼文學申
域爲司書金蕎國爲兵曹佐郎 上年都目今始爲之

戊午三月十九日己亥

宗室初啓，答曰，請宗戚今朔寧君此句爲理外之議，重予不德。○百官初啓，答曰，不可從之意，諭之矣，勿爲更擾。○館啓連疏大槩已諭，日懈。邪黨生心大事之疏，近則寂然，而乃避律疏者，爭呈陷人之章，此莫非欲壞大事之輩，陰護西宮之計，請亟允輿情，以戢亂陰之謀，俾安 宗社。答曰，有疏具悉，徐當發落云者，將爲處置之意，而兩日不待處置，經先偏從於調停之中，予竊怪焉。西宮事，予意已諭，勿爲更煩。○合司初啓，答曰，予意亦已諭之矣。○百官再啓，答曰，不可從之事，毋庸更煩。○玉堂初箚，答曰，予意已諭之，勿爲强煩。○大司諫尹訒、執義林健、掌令韓詠啓曰，臣等伏見柳時榮上疏，大槩指臣等爲護逆臣，竊痛焉。再昨引避之辭，以奇俊格、許筠、奇自獻等並鞫爲言者，只據獄體而言之，有何一毫護筠之意，而橫加詆斥，至於此極，不可靦然仍冒，請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合啓連啓曰

彥信格以許筠謀危君上事上章告變變有其事與諸
爲大逆構捏誣告與信格亦大逆亦果是逆亦則討逆之典
不可不擧豈可以逆請之目而擲置不問亦請並命拿鞫以
覈其實 答曰凡係當發落云者將有處置之意也自
先朝下此教則未聞有一其諫上章催迫也今此信格告
變之事必須詳覈以處信格乃告於十年之後而信格等
既非逆解之人則自上當爲量處爾等其大論并瀆於調
攝之中果何意乎孰主張是擾爲煩擾姑待處置勿用更
煩予言不再○百官三啓 答曰當此國家艱危之日百僚曠
廢職事力爭此是事係 宗社衆情鬱遏但令百官勿爲
朝謁此亦出於以義掩恩之意而頑予陰謀遭此罔極之
變稱失沐浴無面可顯卿等宜察予情勿復有言○左
議政韓孝純上劄辭職 答曰卿以老成宿德久負人望到今
陛庭吁亦晩矣宜勿控辭勉輔不辭○合司再啓 玉堂再
劄答曰予意已諭于大臣矣○合司三啓 答曰已諭

戊午正月二十日庚子

進士鄭龍瑞上疏大槪請亟廢西宮永絶禍本以安宗社○宗室初啓答曰予意亦已諭之勿爲强瀆再啓答曰可從之事勢不從寧毋庸更言三啓答曰予意之諭于大臣矣○百官初啓答曰予迫於卿等之請已令百官勿爲朝謁則大義已行矣勿復煩啓○合司初啓玉堂初劄答曰已令百官勿爲朝謁與否之議已行矣何必更迫以不必爲之言乎亟停可矣○百官再啓答曰予已勉從卿等之言使停群臣朝謁勿復爲不可從之言三啓答曰已諭毋煩○合司再啓玉堂再劄答曰勿爲更言○合司三啓答曰已諭○正言朴宗胄啓曰近來妖鬼之輩假托儒名陰護禍本以緩大論今此時榮亦元黨之類也賊反爲救指臣爲護逆臣窮捕爲僞格斥許筠許筠訴李贊則均是對辨之人也須曰避嫌中以并鞫爲辭者只據獄體而言之豈有一毫護筠之私意哉渠則言筠而不言贊其所謂

諱送者真自道也我参言如臣彼醜詆叱曰賊痞苦劉
不得其因循一時借避臣之所失尤大請命羅介臣戒答曰
自發○禮曹判書李甫瞻回顧見館學儒生齋會處
所得見書臣名亦在其中均被惡名事極痛慘臣仍念
此書臣有元萬之字又有發此叢之稱決非齒名書之類
且人言萬及元亮皆趙慶起之黨云此是一種邪論自成
一家也四儒陳疏多士繼之論思之官喉舌之臣亦皆自明臣
不可無語敢為一至矣今閔鼎顯之言元萬元亮凡前書只
是已承服以後書閔諱之故將被訊鞫云今此遺落之書
非但情迹明白自成大獄并受刑戮終至於杖下殞命鳳當君
子在朝君開此路也罪疑惟輕明有古訓治以不治王者大
度臣以二人互相通書參大論為虛志之罪置諸末減之律
則渠皆無辭而自服矣大抵時事不幸義理晦塞如此怪
鬼相繼而出固可除去根柢而自稱縫掖不免纆絏寧非聖代
之美事臣曾忝憲長之時敢於榻前力陳特宥儒生之意

今遇此獄心甚未安冒死更達伏願聖慈更詢鞫廳務從
寬典使反側之子得能革面自安不勝幸甚答曰省疏具悉
當議處焉○執義林健掌令韓泳正言臣等須日避嫌
之發有曰後格之於許積許積之於李贊互相告訴固當
并鞫云者據獄體言之而臣等又被柳時榮誣斥昨日避嫌
之時猶欲引避而措語未詳矣今見正言朴宗胄避辭則
兩論備悉亦當初臣等恥名引避之意也與臣等昨日避
辭似有詳略之不同臣等措語未詳之失著矣請命遞斥
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進士李乾元上疏大槩曰諫爲人君
耳目論正之際怕於貴戚之勢二品以上攻積之過不敢請罪
李贊贊既負知遇腹心之罪與許積一併請鞫可也置
贊不論鄭良佩而不欲鞫問允當金萬承望權貴風旨首
起鬧端金堯元兼金豫柳時榮相繼投章貽禍士林壞了大
事尚不請罪至於李時秀金擢李允謙李慎儀金[illegible]及
謙時甘心右袒李廷龜金尚容尹昉負君黨逆不恭之

請亦不請討朴承宗大言於鞫廳以爲元嵩不言琵岩之
名亦有生道云尹訒記閣不劾臺官若是何以爲國且停
朝謁何以出於奸人之手乎請先治臺官不言之罪亟行廣
黜以安　宗社○館學連疏請亟正廣黜之典以安　宗社
仍下催迫之甚至官置諸重典嚴問嵩等以絶奸巧之漸答
曰省疏具悉西宮之事予意已言于大臣矣○工曹判書柳
希奮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此非人臣謝病之秋卿可
勿辭調理以出○報恩居幼學朴案上疏大槩兇嵩之獄
一起憲官有所不鞫兇嵩者朴官有所不言琵岩者至於
賢閑多士俱被醜詆而爲力辨而身負惡名不復仍仍請覈
士風掃地此獄一解則君父之辱何以洗之善類之禍何以防
之士子之恥何以雪之請亟行西宮廢黜以安　宗社嚴鞫
嵩等得其兇狀以昭忠貞被誣俾絶奸竊之萌○傳曰
元以坤絶島定配　以坤曾上疏極陳爾瞻鬻科植黨之奸兇
遂羅織啓請仍鞫受刑數次幾殆於杖下至是有定配之命

圍罣巨禍是獄也有李克健金喜葦數人亦以辭連逮因并被
流竄而事逸不錄

戊午七月二十一日辛丑

宗宰初啓曰已令百官勿爲朝謁此議亦已行矣何用更迫以不急之言乎亟停可矣再啓答曰予意已諭勿爲更言三啓答曰已諭勿爲更言○大司諫尹詢啓曰臣見執義朴健韓訓引避之辭稱承旨之失臣亦非欲不可窮問而臣聽於鞫廳謂元寬若直指琵岩虛有生道云則判義禁朴承宗答曰琵岩之不告渠或生琵岩之出當鞫渠以其問豈得蒙安得生何敢之曰臣所謂鯨戮假鍛死者此也云云臣意謂此言蓋謂蒙宮之無生道乎況其辭之矣今者李乾元等亦臣以親問不謝臣之不戮至此尤大以此不敢決罪在我請命遞亦答曰勿啓○右議政閔夢龍上劄辭職答曰領相相曾以鄉請休相必不欺予宜勿撓辭安心調理速出輔予○館學儒生李繼等連疏大臣請鞫問元寬等鞫得其情以正王法啓臣等受歷之狀亟行西宮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

領相已

答曰已諭○百官初啓答曰予觀見義弼府卿等之請在予中情如窮人無所歸焉勿復以不忍從之事瀆擾如是再啓答曰不可從之意已諭須勿强煩三啓答曰已諭○令旨初啓再啓三啓五啓初劄再劄答曰不允○左贊成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尊野之言何至於斯卿宜安心勿辭更竭精忠以安宗社

黃性符首上
疏[illegible]疏仍
竄[illegible]入鞫
即行意又思
并論之說甚
爲將亂已釋
乃曰此輩理
[illegible]究了後
行實收用以
此金閭元[illegible]
[illegible]淸坐疏
[illegible]以[illegible]
亦不[illegible]

戊午正月二十二日壬寅

宗室初召若曰已令百官勿爲朝謁卿等之論宜行矣
宗戚之義與廷臣自別勿爲已甚之論使爲予心再召若曰
不可從之意又諭須勿强煩三召若曰已矣○進士尹維涵
上疏大槩禮曹判書李甫膺及三宰許稙左尹金閭主
張大論而領議政亦曾有此論臣首發危言而以官爵
誠越視國事淺以之言已播中外臣與金允兼相繼陳疏
請罪六賊而黃性符磨牙鼓吻蔓張其氣即除三陟驛
子金爲鍵逐締允兼又與通館儒一二人目臣以齋罰罔奈見
尋疏不收士類恣行胸臆專擅威福又將置臣於死地臣
雖死亡君鑒臨討臣死亦無恨請亟擧西宮廣黜之典
以治性符亂士類之罪○百官初召若曰予以不虔屢遭
大變號天無階入地無從予懷罔極曷有其之卿等宜
寧予意亟停此論○百官再召若曰予聞人或有言曰愛
人以德卿等何不以德愛予乎予亦不忍强請冒行雪寒

氷至遠亟日來會予郤深居何以爲心宜速停論以慰予
向感之懷三批答曰此豈寡昧所忍聞之事也宜察予向
迫之情毋庸更言○館學儒生蔡有濟等上疏大槩
請速寬大司亟行廣典以安宗社答曰諸生之疏至於累
上必欲之誠予已知之何必煩擾乎從可歸歟○合啓初批
玉堂初劄答曰甚閔之際與草野之言有異豈一無
章三日之意予已知之不必相持至此勿爲更瀆以安予心
再批答曰勿爲煩論三批答曰已諭不允○玉堂再劄答
曰勿爲煩論○傳曰右相毒慘患出仕察職事遣史官
諭之○史官回啓曰臣承命傳諭于右議政臣閔夢就處
則以一草遠臣曰病若可以行公則當此之時何敢言辭乎
病勢適如此臣亦渴問法亦不諒只自惶恐感泣云矣答
曰知道

戊午正月二十三日癸卯

宗室初至答曰惟予不德奄遭大變籲天無階入地無路予懷罔極謂有甚於宗戚諸卿宜察予心事亟停此論○合司初至玉堂初劄答曰已諭不允○合司再至玉堂再劄答曰已諭○合司三至答曰已諭不允○宗室再至答曰宗戚諸卿何不察予罔迫之情乎廷臣雖爲擧論之論卿等與廷臣自別何可雷同苟合勿爲執法之言以緩予憂三至答曰予意已諭勿復有言○百官初至答曰予既不忍聞之卿等何忍爲此論乎莫如亟停勿復言此再至答曰情理之所不忍古今之所不無卿獨何爲遽言至此勿爲太迫以慰予心三至答曰不可已也亟停勿煩○館學連疏答曰爾等之言聞之已悉爾等之誠察之已悉朝廷大臣方爲陳請爾等亟停勿煩

戊午正月二十四日甲辰

幼學金鎔上疏大槩大爲未究罔愕百出禮曹判書李甯
賺左參贊許積一心徇國前後討逆不遺餘力而粘名
名札使不得出參延請且何仁俊鄭湛金尚宓閔深等
四人倡率諸生主張正論而反以爲厥先開逆謀目之請
並行竄害屏黜之典以安宗社次治先書誣陷忠良
之罪以絶禍萌○上答曰予旣不忍聞知爾卿等
何以爲此論乎莫如亟停勿復言也再啓答曰情理之
所不忍古今之所不幸而勿爲太過以慰予心三啓答曰不可
從亟停勿煩○傳曰予眼疾未瘳且感寒疾正朝以二
月初四日間爲之事言于日官○傳曰左相至今不出推鞫
甚悶國事甚危速爲出仕事更遣史官諭之○百官初
啓答曰十條奏來罔極禍亂此寡人世間所不堪之秘苦也
慄慄憂懼無樂爲君不圖今日又中惡論寧欲鑽地以入
永不聞知也宜察予情勿復瀆陳○百官再啓答曰擬議

事理斷不可從宜體予意毋庸更擬三丞答曰不可從也毋
庸更擬○館學連疏答曰爾等說可停論而日事濟擬
使予愛惜寧欲尚寬無將與世共辭也宜勿更陳退歸
讀書○玉堂初劉若曰之論毋煩再劉若曰之論○鞠柳
械李鳳吉械乃鄭沃妹夫也沃於癸丑之獄以逆誅王呈時
從逆登峻越法激其妹于[illegible]城械隨妻而往與配人李
鳳吉交惡鳳吉乃大君宮[illegible]於械為府釁而面辱慢罵
械曰辭縛而杖之幾死鳳吉不勝憤毒遂上變告曰械以沃
之妹夫永慶之姪壻國怨上多發不忍聞不忍言之說請
與逆辭王乃命並鞫械鳳吉械供陳其狀其所辭連被
逮者二十餘人參証皆免械鳳吉辭竊座械乃免死諸逮
人皆得釋鳳吉亦不反坐

戊午正月二十五日乙巳
宗室初啓答曰撥諭事理斷不可從宜體予意毋庸更
援再啓答曰卿等之誠予已知之說可休煩以安予心○三
啓答曰不可從也毋庸更瀆○百官初啓答曰予須闡領
相之議不容而尋繹君臣義嚴確乎不撓古人所言析
獄何過於此歟卿等欲以此為宗主亦可謂知言矣顧惟寡
昧而重為私恩卿等掩恩之論識不愚闇予頑察予情
而停可矣再啓答曰予迫於卿等之請已令群臣不為翻
渴則大義已明公議亦行何忍更迫而不忍為之言乎毋庸
更煩三啓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強煩○合啓初啓玉堂初劄
答曰今日三司之議其果如草野之言乎句為當局淪之
論於靜擾之日 呈付三司之論乃齊黙之請也臣而齊君
毋乃向黙毋后此實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變也 王乃不忌於比
而欲使臣直斥先儒强殺之議至不殺而徽之 嗚呼其忍矣
哉○再啓答曰已諭勿為太煩三啓答曰已諭○館學連疏

答曰諸人云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甫等亦陳所懷而已可
也至於建疏迫促丞日讀樓有乖於事體丞停可也○傳
曰全興君李時言當在戊申年間多有爲國功勞今聞於
重云加資以慰其心○沈訥前有書狀承傳此一加資政下
批以送陽德 時言有功於殺肆者也訥以孽蔭特除陽
德兩司啓越署提法請遞而亦令蹈赴其後兩司俱着論
執諭月辛不從除當發落者論年愛令加資以送○以
黃海監司爲吏曹正郎李時言爲全興府院君李㦛爲右
參贊韓曉爲兼校理李偉卿爲同副承旨辛光業爲
校理沈之清爲兼說書李重繼爲文學趙裕善爲修
撰沈訥爲通政大夫陽德縣監

諭越署者亦停善 此上本不拘 署者收回

戊午正月二十六日丙午

宗室初致啓曰雖從之意論之已盡勿復煩瀆再致啓曰
論之已盡勿用更瀆三致啓曰不可從也何用強煩○百官
初致啓曰予不忍聞之事不可從當此寒節勿復煩擾○
合司初致玉堂初劄啓曰百官疏不爲朝謁及三司之議已
行矣毋爲已甚之言使予受惱○百官三司再致啓曰榮
辱成敗何代無之而未有如予之累遭禍變於人間之鄙書
者如此實由予罪過陷何强充更勿煩致使得罪於天下
後世○司諫院啓曰討逆無先後輕重故曾以壽同
勅壽後梅許葯李贊等同辨之意並及於避嫌之
中並與邪說通書爲邪說腸心者皆得辨覈然後可以
分其虛實矣非同政同以李贊擬望於參贊至於受
點有若無罪者然銓官何敢不有朝廷不恤公議擅行
已差若是其無忌憚乎請吏曹堂上色郎廳并命罷
職以嚴討逆之典司憲府致啓曰參啓李贊非擬參贊

有何所妨銓官何至羅賊勿為煩論○百官三丞答曰

可從之事卽當此寡節使卿等日三陳丞而相持至此乎

凡人相知貴相知心矧惟卿等胡不諒予心而停勿煩○館

學連疏答曰爾等亟日陳疏無乃太瀆擾乎事貴適可

勿復如是○今日三丞啓曰云云

戊午正月二十七日戊申

百官初呈 答曰卿等欲使予作何如人乃以此事日三瀆煩
乎古人曰易地則皆然卿等設以身處此處其可忍爲此
擧乎宜察予情勿爲更煩○百官再呈 答曰此誠何時
而卿等暗廢殘事董率百僚強請以無理之事乎予
窮驗問宜勿更援○三司初呈 答曰既令群臣勿爲所謂
者三司之議已行毋庸煩執○百官三呈 答曰不可從之事
何用更煩乎勿爲煩瀆○三司再呈 答曰非從之意諭之
已盡勿爲强爭○合司三呈 答曰已諭不允○連山幼學
趙濟上疏大槩請廢黜西宮以安 宗社○宗室初呈 答
曰不可從之事者當此寒苦使卿等日三陳啓而相持至此
乎凡人相知貴相知心割性卿等胡不諒予心亟停勿煩
○再呈 答曰言不忍聞事不可從當此寒苦勿復煩擾○
三呈 答曰榮辱成敗何代無之而未有如予之慘虐禍變
極人間之艱苦者也此案由予罪過復何發究更勿煩瀆

使得聞於天下後世〇館學連疏若同此小儒生强請之
事停之旬更煩

戊午正月二十八日己酉

宗室初再啓答曰不可從之事何用更煩乎再啓答曰予之
已盡諭之須勿强爭〇館學連疏答曰予不忍聞爾等
勿爲强煩〇百官初再啓答曰予多險釁不弔于天盡此
大處日極難從我害聆解不足學也行免 諸陳回既
先后此嬪臣子不忍言之至痛宗社山群情齊憤卿等
盈庭之請日三迫從勢難終遏姑停百官之朝謁以著
中外之人心此亦出於不得已也夫豈寡昧之本情哉予甚憫
歎因爲措不圖卿等莫察予意董率群工畢會
求庭廢母事强請以不可從之事顧予何以能處
此處卿等頗同事関 宗社予不得一向拒絕今後只稱
西宮而去大妃之號勿復以廢字擧論使見義而全
凡供奉減損節目一一詳議擧行〇今日政院啓曰予
意已論于朝廷矣〇執義林健以下司諫南以信以下
啓曰臣等比已下百官之批只稱西宮去大妃之號勿復以

廣字舉論爲教臣等所爭者廣興故當爲連啓而啓辭
措語與前有異也何與長官同議爲之大司憲柳潤大司諫
尹泂自鞫廳以爲罷出莫大重論不可無長官而獨爲
連啓以致大論之曠遲臣等之失着矣請命罷斥臣
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百官再啓答曰卿等以
大義遏予予不敢以私恩終掩卿等之言名雖尊奉
等禮貌減損此亦出於重公議而爲社稷在予中心憂
閔負極勿復煩也是所望也

戊午正月二十九日 庚戌

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尹訒啓曰臣等於昨日合司初啓後自闕中出來鞫廳日暮以罷還家矣同僚在其所臨使下吏來言曰有相議事即速入來云云臣謂下吏曰闕門已閉都注不得入今位若必欲相與議定則從門隙簡通爲當云矣今見同僚引避之辭皆由臣等不敏之致所失大矣勢難仍冒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玉堂上劄請大司憲大司諫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館學連疏請亟賜乾斷永絶禍根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矣○宗室亦啓答曰可從之事則不從乎毋庸強煩

○百官亦曰西宮可廢之狀臣等爭之者久矣今雖停其私謁撥其分司罷其貢獻削其尊號又去其大妃之名而稱以西宮若誥命尚在冠服猶存豈可謂未廢黜之典乎罪浮武氏而不數于廟惡過文姜而不遜于齊趙后之北宮未徙閻氏之別館未遷日居故闕不離外第

所亦可謂盡討逆之義乎身爲首惡容息覆載殿下
之曲庇深矣自犯大逆之享尊奉殿下之循情極矣禍
延陵寢而未加顯討殿下之不忌大矣謀背天朝而
尚未直奏殿下之保全多矣然則殿下之於西宮猶恩以
此其至臣民之於西宮大義迄未得伸宗社之危君父
之急將何以救之神人之憤朝野之望將何以慰之臣等
於承聖批感激流涕歎服聖德欽仰至仁固當相率退
去深究之節同而血誠未遂迫疾呼籲切伏願聖明夬賜乾
斷亟從輿情答曰已爲諭爾等而自遏忍從權恩之論在予
中情曷勝憂悶亟停勿復使予攀顙於天日之下○合
司亟曰伏見昨日聖批辭旨懇惻終至於屈至情而權私恩
臣等相對感泣欽仰聖上能盡處變之道也以前西宮罪
惡十猶不足以臣民大義而言之實不共之讐恐以梅於西宮
只去大妃之號此豈足以當其罪惡洩神人之憤哉請亟
舉廢黜之典以安宗社答曰百官深諒予意之爲停請

兩日何獨太妃乎勿復讀條○幼學李國馥蔡薛承仁崔
淑朴夢俊宋永綸韓輔吉韓天柱朴嵂金鎔等上疏曰
伏以西宮謀禍 宗社叛逆 先王 宗社之賊也 先王之罪人也
先王若在則必廢戮矣且以夫婦之義已絕於 先王矣私
恩之理安在於殿下乎西宮之於殿下若楚之越也非徒若
楚越也外應逆賊謀禍 宗社內爲咀呪厭勝 先后西
宮之於殿下莫大讐也非徒莫大讐也他日不幸逆黨得
志則身爲盟主而虐禍 宗社戕害殿下者也西宮亦西宮
之於殿下若尉狒也方今凶人倡謀聚徒西宮那論積
生日以爲甚殿下之孤危爲如何哉禍變之作匪朝伊
夕臥積薪而厝火之上而自安之臣等不勝悶極而不知
殿下以今日之勢以泰山之安乎即有不幸逆變猝起而
禍迫 宗社害及殿下則殿下能以賤制之與禦西宮之
亂乎春秋傳曰大義之絕先儒胡氏宣論曰即當告 宗
廟而誅之春秋孔子之義也胡氏百代之師也夫爲政得

以春秋之義胡氏之定論足以無愧於天下後世矣今
者殿下不法春秋大義胡氏定論而使得罪 先王見絕
宗廟之罪人是貸之護恤之止以貶削之典答神人之憤
而不行廢黜不從公論其大乖於春秋大義先儒定論也爲此
何哉不可以 宗社罪人處 先王之正宮也伏願殿下快從公
論以行大義廢還北第圍籬牢守然後依胡氏之定論
告 宗廟而處置之可以答神人之憤而隆 宗社之福矣
臣等不勝惶恐之至啓下議政府○幼學李堂經徵之趙
有璜權文郁任檍李松壽金愼李光弼徐國材等上疏
曰臣等聯日伏見 手批臣等固知 殿下克孝之誠至矣思
宗社付託之重亦切矣而 睿批以只稱西宮爲教臣等
之惑滋甚焉慶運乃法宮也既以宮爲稱則不可一日而
處無名之人也大妃之名既去則豈有同處法宮之
理乎至於支供節目使之詳定則尤非臣等之所嘗慮
者支供云者乃國人之支供也豈可以國人之支供支供於國

人之所不共之讎而殿下因此以御厨之物洽澤私黨猜或
何以使臣子嚴法觸忘則雖至尊其義不可奪也伏願殿下
擯去文佐亟歸本家告于　太廟奏于　天朝以快臣民之
願　啓不議　政府○百官合司玉堂宗室初啓後罷出

戊午正月三十日辛亥

左議政韓孝純[redacted]禮曹判書李爾瞻右

贊成李沖[redacted]大司憲[redacted]大司諫尹訒副提學鄭造等十

五人會于都堂議[redacted]節目以啓○賜尊號 制前上本國

尊號 出玉冊玉寶 去大妃二字稱西宮 國婚時納徵納

幣等文書還出 出御寶 出徽旨標信 出遣儀仗

廢朝謁闕廟肅拜 罷分司 承政院 兵曹 都摠府

兼春秋 司饔院 衛將所 內醫院 禁漏 酒房 承傳色

司鑰 別監 內官 宮中各差備內人 罷貢獻 各道每朔進上

各道三名日進上 政府六曹物膳 政府表裡 各司三日供上 西宮

進排依後宮例 公主廩料婚姻依翁主例 公爲逆魁之

姊逆謀予爲逆謀所推戴既自絶於 宗社身歿之後肆

國上下不擧哀無服不得入廟仍進藥宮墻設堡令武士

守直 是議也來會者十五人而多失不記閔夢龍以新相據

[illegible]節目自當凡賜[illegible]節目[illegible]商聽應口誦如

日知館事[illegible] 度支[illegible] 李尚毅 [illegible] 尹[illegible] 洞刑[illegible] 朴自興 [illegible] 李命男刑[illegible] [illegible]

例

流李純府首唯唯向已 潤以 公主降為庶人一款 大怒 初言

潤之 出 蔚山府使 仍令吏議二月十一日會于都堂復加增定之 南

上以臣之 仍不改王義意甚至不事月

事 逃不歸 ○ 戶曹判書崔灌上疏大槩臣有八十二歲偏

親病勢危篤命在頃刻乞遣臣殘俾得救藥答曰

有他堂上句辭 仍察

旣出先王遺旨 一縣公主宜降 於崔某主 [redacted] 李爾瞻不從 [redacted] 其婚廢為 依宗室例王 什之

二 戊午二月初一日辛卯

幼學朴時俊李㙫黃廷弼金廷亮李國獻朴夢俊韓
輔吉韓天柱薛求仁任頊等上疏曰伏以討逆不嚴人懷
二心西宮既貶之後邪論猶熾西南小北之人請以天子所
封誥服猶存宮中擅廢之肆國廳並非日都堂會議
宰臣共十五人來參而餘人托故不來參者亦非謗不
對此宮臣子爲君之賊哉不勝痛骨尤可駭者朴承宗以府
府春宮注之臣屢請不至李慶全自稱換處大論來到
政府不參會議而逃去負君之罪不可不討殿下何以勲
戚而貸之何以重臣而貰之亟置重典以警不忠之臣不
勝幸甚公主稱托禮 先王乃逆首所出而與逆孫同腹
禮經以為謀逆同宮皆殺之辭不宥當誅乃為 先王
也將禮不可自官行之節因磨鍊時大司憲柳澗身長
風憲不為力爭反同佃合 先王鄉仍淑之出猶為翁主
況不干於逆謀者乎固爭不已禮官碩儕為無人不得之

從之夫西宮作配 先王以謀皆 聖朝恒呪 先陵亦且毀之
削奪其所出宜可復嘉禮融而存焉而官圍繞宮作焉
寵其婿帶金入朝乎潤擬美徽稱之情彰露無餘臣等
以爲不斬柳澗無以戢奸逆之計矣至於收議右相尚及
終始不參庭請者兩司至今不討耳目之官宜可謂竊
其蔑貳臣等請先治其慢律含默之罪庶可以鎮紀綱而
嚴討逆也伏願殿下亟令 朝廷於節目中更議云主降婚
事以廢人御處之仍治承宗慶全柳澗等忘君負國之
罪亟降照刻之由上奏 聖朝以記廢黜之曲不勝幸甚○
政院啓曰以討逆事儒生來呈上疏而今日乃 宣祖大王
國忌也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入之

戊午二月初二日壬辰

大司憲柳潤啓曰再昨都堂會議時臣亦與焉大臣列書啓
行條件通示諸宰其終有公主廩料依宮人例嫁姻依
士大夫例而臣之妄意欲以西宮罪惡重大既已廢特從寬
典於降爲後宮之例公主以母后之故降爲宮人則是庶人
也以或爲過重出而語於兩司學臣鄭造大司諫臣尹訒曰
公主降爲宮人無乃過重乎諸君之議如何鄭造尹訒請
以爲然諸臣鄭造仍曰至賤宮人之出猶爲翁主降爲翁
主以爲適中臣等俱以先告廟堂以過重之意鄭造繼
發降爲翁主之言問于座上有言若依翁主例公嫁姻自
當朝家行之以此爲難或言 先王朝公主婚禮亦依私
家例爲之則右議政閔夢龍曰此乃國初之事也以此初無
相議定之三司之官不過相議而已豈有一毫他意於
其間哉且言兩司不論收議右相從不參議諸者之衆云
大論損定之意以國忌無所論至密出於事勢之不能已顯

被朴時俊詆斥臣何敢偃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尹汲啓曰臣伏見朴時俊等上
疏大槩請治兩司不論如儀右袒從臣不參庭請者之罪
伊時大論又值多事未及論劾勢使然也但臣於其時以
諫長往參都堂會議大司憲臣柳絅自座中起出於臣及
臨程掌臣鄭造謂之曰即見廟堂所議公主依古人例為
之云此何如也臣與鄭造答曰三司入告廟堂議處無妨柳
絅即入座中先告廟堂以過重之意左右相或言其小或從
其意臣曰人各陳所懷亦無妨如是也廟堂從其處之
為當云臣職忝言地當時失議不能亦明之失大矣請命罷
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林健掌令姜愼
韓師持平鄭良弼獻納曹杜立正言李元燁朴宗實啓
曰臣伏見朴時俊等上疏大槩有兩司不論如儀右袒從臣不
參庭請者之罪云其時大論尚未結末不遑及他而又值
國恤之所致也臣被人之詆斥臣等不可靦然仍冒請命

罷斥臣等之疏答曰勿辭還侍批諭○副提學鄭造
等曰伏以臣於頃日以政府多付進參於都堂矣舍人畢
書四件節目遍示左右大臣憲臣柳洵自生席起出夾
室請設大臣陳尹訒及臣等同覽節目中有公主廩
料依宗人例云云公主卽先王骨肉也今以西宮之故降爲
宗人以爲過重入告都堂何如臣亦以爲雖非王后若不
恩生母則猶爲翁主以公主爲翁主亦貶降之意洵之
特論以無所嫌從而入告都堂都堂更議改定爲翁主
矣此見此時臣等上疏大槩與此柳洵不作臣名同參於
免死以爲托及親於柳洵尹訒通姻諸輩臣名臣後如陪參
大倫至於西宮猶不容貸其於節目中一事豈有私意
於其間瞭然請改均有所失不可冒安並仍冒請命鐫削
臣職答曰勿辭還侍批諭○幼學李𤣰上疏大槩忠質
受逆黨賜號霜嚴竊見逆豎滿出堯謀以嬌男妻
依律遠竄宜矣其無謀殘人尚在都下請遂竄至

行奏聞奉其誥服以絕禍根以安宗社事下議政府

戊午二月初三日癸巳

玉堂上劉請兩國并命出仕若爲係恐相問身爲冢長孫無難法之義遠矣　蟹母之極至於斯耶人倫絶矣之歎有不足言也

戊午二月初四日甲午

生員李弘詢等上疏，請亟行奏知　天朝，以請廢黜之
典。疏下議政府。○幼學任极上疏，大槩論以後金盷、鄭良
弼、黨挺之等相繼呈告，乞寢此事，或於鄭昌衍之論，亦為
回避之計，請先竄四人，以懲其罪，次斬昌衍，以治後於
不收議、不參庭請之罪，仍行奏聞，還奉誥服，以絕禍根。
不議。政府○司憲府、司諫院合啓曰：西宮廢黜事，實出於
一國臣民痛忿討賊之義，大小臣僚、館學儒生、坊民吏胥
迭日瀝血陳辭，而吳允謙、宋英耈、李時彥、李廷龜等終
收不參庭請之列，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懲，請命削黜。
逆魁婦男妻出入宮掖，同參逆謀，分不可以為奴常法論
之，尚保免竄，得在於其家，六年守其，殊失討逆之義，請
命禁府從速處置。西宮罪惡貫盈，擧國請討，已定減
損節目，而　天子所賜誥服猶存，分　天子之命，為在此事，
機甚急，不可以此而止，請令禮曹直奏　天朝，以完廢黜

之由前日府查奴謀付李慎儀金維權士恭金仁梓等潛
懷渡海之計敢教右袒之謀右袒之字非不可出諸而此特
尤甚者請並命竄黜若白滌當先後務不參庭請者只從
罷人字合君命衣君衣而不參庭請之罪有甚右袒之罪
而律輕於右袒之罪以為塞責而日之意予未曉也並罷
之可矣承傳句頒

此一款次初六日啓之下

戊午二月初五日乙未

傳曰今日之事岌岌亨弘弑大論終停而兩司言官或
托頉親或稱身病呈告爭先猶恐避去之不及其可謂
知禮識輕重乎不忠不義之態毋柳澗作異議并遞
差補外○大司諫尹詢執義林建掌令韓訴善從正
言朴宗寶李元惠啓曰頃日廷請實出於去禍根以安宗
社而今君若君者鄙有疾病而當變疾未寒而袖手傍
觀以不知者不知其幾人大論終罷而兩司之官或見遞
或呈辭或乞親病者臣等若干人見聞未博先等表
丶不參者四人皆從未減丶律而此外亦當隨後聞見論罪
矣伏而生牝至嚴臣等不察丶失著矣請並命遞而差出
勿辭勿為扶私以挽顏綱以明大義○合啓連啓請寘李
愼儀等差而此事予行無言而兩司論事事體殊非公
正之義不啻緘默而自或私之齊自獻李恒福等身為
大臣具陳所懷且大臣與府官不同其時三司齊辭請罷

一日罷而兩國置擬律今此李慎儀等毋自蔽恒福何
異況汝今君令衣君衣不恭庭請大人臣之義掃地盡矣
其罪反有甚於右相之輩而只於三四人塞責請罪擬律
低昂任情無忌哉以右相於收議者降論於庭請不恭之類
而曰可謂有權矣以此不正不均之論自為更煩并置之何矣
○傳曰惟男妻令鞠廳議處奏聞事令該曹詳處○議
政府啓曰朴時俊疏啓下已久而右相呈辭三司長官館閣堂
上亦多有故趣來回啓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右參贊李
覺上疏請鐫削臣職竊效臣罪差可句諸療職

戊午二月初六日丙申

右議政閔夢龍初度呈辭不允批答○大司諫執義兩等

合兩司言啓曰討逆之法至嚴且重權議右相及不參庭請之

人罪諸逆窩之典尚不准輕臣等欲去禍本以安宗社則凡

干護逆之流所當汲汲討除以絕異論之根柢而未及聞徽

旨以表表現著者為先請罪而終如不參者不特四人權採

黨謀論自恐無所畏故姑先以八人請竄其中李時彥

吳允謙等不但救護右相而不參庭請故並以遠竄論

而臣等亦以為人臣分義豈敢挾私容庇護逆之輩自陷

負國之罪哉此乃庭辭意也如臣等不職之罪至此

大矣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引嫌朴紳上疏

大概去此鄉轉西宮之為請庭者政府止而不奏三司已

而不至朝廷罷而不請館學亦無建議之議請丞先正三

公百官有所無據之責次論西宮門外安置及不詳政府

○兩司合啓曰須日西宮廢黜事庭請實出於一國臣民者

忠討逆之義大小臣僚館學儒生坊民吏胥逐日瀝血陳
辭而百存中袖手傍觀者不知其幾人姑擧聞見者論之吳
允謙宋英耈李時彥李廷龜柳根金尚容尹昉鄭昌衍
等俱以不參庭請之列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懲請
並命遠竄西宮罪惡貫盈自絶于宗社萬口一辭咸曰
可廢而前日廟堂收議時李愼儀金權權士恭金必粹
趙國賓等陰懷護逆之計敢發右袒之論右袒之罪難
不可盡誅而此輩尤甚者其忘君負國之罪不可不懲請並
命遠竄傾日庭請時宗親以義同休戚尤不可不參而今見
宗親府查覈西城都正希佺等原陰樂石陽正霆平
林守祉懷義信副守備永安副守彥吉瑞原副守世完
完城副守信元鶴林令光胤光原令璘明原令彥桂陽令
禮吉樹仍令忠吉洛城副令琅牛山副令杞蓮昌副令信
佛原平副令珣原濱副令瓊盡原副令暉原興副令珸廣
城副令佛吉靈陵副令瑝信川副令景獅花城副令希天鶴

城令傳等從將不參庭請之列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
治請並命遠竄且溪陽君倪昌城君植高山尉令恭陸
寧陽令德孫清陽都正忠胤慈山都正璡夏城令炯倫溪
城令濬德緯令鏡忠等宗親府以老病不參書送都宗亮
病從將不參不無其罪請並命削黜從將不參庭請者臣
等未能詳知其等表表者論之此外亦必見政府郎廳
所捧百官等案宗親府已官所捧宗室等案其後可
知故招本府吏使查覈來告而宗親府下吏則今朝以
為書呈政府下吏則再三催促日晚緩緩來言曰色郎
不為書給云其時因何憑考知百官某某之進不進乎色
郎廳敢此違逆有若容護不參庭請者其心所事體極
没顯苟循私之迹請色郎廳罷職書吏推考以懲右袒
之人及庭請不參人等當可目罪合而加論加律乎休煩
可矣○前訓導金大河上疏請討奇自獻無君不道之罪
以快神人之憤疏下議政府○傳曰文化府使李以揚白川

縣學教授文化府使柳澗除授鏡城判官洪命亨穩城判
官柳時吉穩城察訪金納潤遠善南以後鏡城判官除授
金命禧鏡城判官除授曹挺立北青判官除授鄭良弼
城察訪除授北青判官趙元範萬頃縣令除授以李善
復為義州府尹南娙為大司憲辛克業為司諫申栻李
昌廷為持平徐國楨為正言傳曰文化府使柳澗蔚山
府使尹叙得相換

戊午二月初七日丁酉

政院啓曰卽者禁府郞廳來言曰以金賊煥家妻處置

事醫李春祺三子緣坐事陳問于左議政則答曰吾則

知之須問右相諸宰及禁府堂上爲來都事卽往問右相

處則病勢極重不得以言語傳通矣往于鄭昌衍處則旣

出於座次判義禁朴承宗同知事柳夢寅則皆以旣爲呈

單且有疾病爲辭知事尹銑則兩司長官及大臣會于一

處議處爲當云以諸宰及本府堂上之意回報于左相

答曰此事至大非一二人所可輕易而定者姑待右相判

義禁出仕後議處爲當云敢啓○傳曰安邑府使權悰

處斯速起送任來月望後上來待淑儀入闕後還下老事

言送○今日達吳允謙宋英耈李時彥李廷龜柳根

金尚容尹昉鄭昌衍李愼儀金權權士恭趙國賓金如

粹西城都正希生義原守樑咸陽正達平林守祉鳳義信

尉守備永嘉尉守孝吉珍原尉守世完先城尉守信元鶴

林令先胤光舉令孫弼明舉令李桂陽令禮吉樹陽令忠告洛
城縣令琅牛山縣令玘蓮昌縣令信𢓭舉平縣令珣舉溪縣
令瑱雲舉縣令暐舉興縣令琎廣城縣令彬吉雲清縣令
旺信川縣令景鄉花城光希天鶴城令衛等並遂寧溪
陰君俔汧城君植高山縣令恭陸舉縣令陸孫清陽都正忠
胤慕山都正璉夏城令烱倫濮城令濘德令鏡忠等並
命削黜新政尹衛後奴議時韓熾悍慢侮弄之罪亦有不
總績命削黜若向佐政趙國賓尹衛後其允議李時彥與
洋當發落今日三司乃前日改商李之三司也其治人氣力
何壯於前日而及至今日何其饒舌前後之事以出於三綱人
烏得無感無乃商李之正偏重而鄉三司有不能自由者
乎不亦違清高其數甚多而抄出論至者何為耶句包張
論　時宰從回避例以書冊句兜清封某面往了封也重之
以字何成君張心甚不至違清書抄錄送于宰輔舒者事
在宥亂流中宰實難力夠兜至不免于其張張為者故於

戊午二月初八日戊戌

政院啓曰今見分承政院草記兵曹參議朴思齊不待
面啓交代而以病徑自出直他員亦不肯入直以致闕直之當
此大論將定人心洶懼之日逆種兇孽散落都下忠言至
論不明下燐之時爲臣子者所當不分嚴守盡心識察而
渠乃高不動心昧國家至計請從重推考其應入之員亦
爲從重推考即爲牌招入直以重守護事傳曰允此啓不
可開門入直待天明牌招入直○禮曹啓曰古之遇大變者
必以先明之爲善處之道若或悠忽爲因以冀因前無
事爲終也爲後日之悔矣今此西宮咀呪陰竊巫蠱宮闈
逆狀出於衆口之昭宗社之所恃臣民之所共戴者也六
年之後舉國始得安賴節目以政府將百官事啓
直奏天朝旣收諸服事勢之所不已義理之所當然安
倭法胡謀皆上國則天討之致其可免乎國主已出欲易
帝封爲王法之加其可逭乎宣祖之視我國不啻內服

以爲有大事則不容告于我國之待 皇朝無異矣毋論凡有
所控豈不肯從乎以莫重莫大之擧顧撫我邦我之 皇
上以興衰患難亦無所私撲燎援溺何待言畢今若遷就
隱諱不即奏告使討逆之典不明於天下事上之誠未孚於朝
廷以致騰事過累有何益朿咪理嘵嘵非追辨於疆埸
相通此前不同些語訛傳於他愁暴初之逆趙李之擬
安保其必無也事貴神速謀不機先草野之疏徑出搆慨
甚諫之論慮在長遠奏聞之行固不可緩也況成化年間中
國藩封濮陰王徽鍉無嗣其母平氏取他姓子繼後事發
被罪 天朝廢其藩毋之例此亦可援也不擇使价及付咨
行以定大向以爲宣當但係關 宗社事體至大請大臣定
奪頒行何如至係元○幼學朴敏後上疏齊自獻陰懷異
志欲圖後日帝王之福葬其妻於廣州百世君墓之地
造其家於千年王氣未盡之處其無君謀逆之狀甚露
於此請遣御史審視其塚毀宅仍斬自獻三字以戒

人臣拾晃之罪至下議政府○合至連至曰請西城都正希全
等遠竄済陰君倪等前縣事耶承旨批臣等雖輕不殺之
罪死無所惜第不知其達請者其數不為不多臣等亦不知
而政府追不追查覈撃案未得見之故姑舉所聞見
者論列仍敘抄出於元數中者復於其間乎若有一毫循
私則臣等之罪惟均耶日政府郎廳羅積停至者亦以郎廳
之失占於非者而已於其所公及查考以送臣等今日早
會本府招致府下吏催督而知其職番而下吏以官員之
言來傳曰入至未下之前決不可送之云寧其情迹之所拘
私牽揚者然甚至於其課之言誠爲不當事體於爲捏
造請當該郎廳先罷後推以徵郎廳委查覈之耶承
旨批以趙國賓尹衡後李時秀等允淮等該當判决又
以不參啓請者其數甚多而抄出論至者何可一聯而為
張論為教大凡該當判決云者以其有查問處置之事
而言也今此四件之罪情迹明露無可據也更無可覈之

狀宜可除侍從而不至正衆武者並行不參在侍者所
也時政府者出並後可知其數而論之故臣等共以一奸
論為者非抄出請罪之表、觀若之人隨閣隨至此等
先伏重典以隨出者繫若其律臣等之意必先而已臣
等請以論奸罪狀敘讀天聽聊為行以昭昭之報致任大臣
與國家有同休戚之義　宗社君父之慮要在呼吸之際
敘為保護西宮之謀以圖後禍當初儒臣之不被攻持以
此緣以推以病至不能親見一字不為閣部政府故議而廢
累請以閉門謝恩於不盡達得為邪論惑其子於甘為
否祀之首至此大論已定百僚交進請以守臥不動累無顧忌
閣月代閣終始不參而其姊夫全無孝之表乃敢還其家擴
法而其家甚耗疾至進事忘君護逆之罪宜可不治早抑
根賊性罔知未謁異論當儒臣之初入閣為西宮出力爭
置之事不呈、辭單不歸墓山凡朝紳洽然自有宮限而
故遲大論過限不回日子太遲以推病狀而請避並帶提

調將侍大同之完方為上策之計其機何遲事之遠明矣
觀大忘君負國之罪亦極重矣尹畊楊墉上策自閫中起
病虜遂不為收議而存之情亦不來參金尚容以父孫托援
侍梟亦不肯參李達遷李時旁收議之際或亦依之以授
而不及大論或含糊推諉而附心右袒不備之會亦不隨參
人亟討逆之義病不至死皆當舉進閫下以盡其職宜可
安心在家怙不動念忒無允細審兼參收議之說皆是虛
袒在逆請之時後不隨參大學柳杞以下偶至西人為懦寫
出於其流論議已志事相以付合救怵罵敗之後猶有扶植
之意垂近西宮以為他日斷俯之地寧負君上而不忍負西
宮嵩不條議趙國賓收議右袒尹畊後收議依其罪與
八奸無異請命遠竄以為討逆之典若而依擬以府部
融推考趙國賓以其事於之論之不允○院啓減律令使趙
啟之為人汎性行已情習前為情官附侵虐軍卒多行
不道之事及按本職物情駭憤新設重鎮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嚴飭其代管經閫師之人另行擇選營內諳當差
往

戊午二月初九日己亥

因崔文義男上疏大臨頭尚得見前訓導金大河所呈疏
辭則意從樞與朴應犀成文根成善根等謀逆之狀明矣
今為又見金大河及朴敏俊疏章則意自致多聚方書
日邀術士閻道誌秘記在於罷法秀之家至於託請按察
得其秘書而後已倚得王氣未盡第一明堂之地葬其妻
建其家欲圖後日帝王之福其為謀逆之狀亦明矣安可輕
為急逆法不可不誅至斬自致公事以安宗社故不諱政府
○傳曰不正當聞直事當之不敢而更不忘擇不為而看交
代任意出入所當令羅重寬意以逆其欲待事同判
下後往出照入之負並羅織以肅紀綱○王心眼疾宜針所
司所照始停○以鄭昌衍等宗室遠竄事而傳等字未踏
所字還下傳曰趙國賓以下事不允且政院所當宗家處我
更家處置何如近日付半極多可駭今後勿為如是偏宗
家處○政院啟曰今也家先後所傳等字書入亦旨召

今日因日入之爲罷任出去矣而臣以代房即承備忘記書
再昨與明日今番草及批答以再秘也以趙國賓尹衡後
並先通李時秀等除當遞爲敍用日所啓以依啓趙
國賓以下事時之論之不允爲敍西城郡守之希且以下及郡邑
行以下依例捧承傳而趙國賓以下所啓係上敎更
處置惶恐敢啓以着問于院不容舊例矣凡所啓以初頭書
若人輩論批不當例也再昨啓辭趙國賓之名出於首擬輩
此名云云者乃是下至宗室不允之意也依啓云者出以政府
郎騎查議事也以此重大之事另加用意一從廟例詳察
爲之〇傳曰至日甚諫所啓甚把存入啓此乃 先朝所無之謬
例也在 先朝則尤審日經時也午後入啓而再將親見而知
之者也今後趙某以啓事申明着家壁行〇座請進
堂上二日四十五員修啓不參三字入覆抄啓郡邑行柳根
金有容李之遠金擁中從並先謨具宬尹昉趙應祿
金渭李時蕟朴東善成晉善申翊聖鄭孝成朴瀰洪友敬朴安

世李時彥權愭柳頔吳命齡金鎏尹鴻尹應三鄭思緒李
桂男鄭好信李尚俊權克正姜絅李士恭金慶生鄭承
緒李祥一本李愭金玄成尹鴻子承任上疏訟其父隨
參庭請而語為抄至李桂男李尚俊等子亦上疏訟其父
之冤 宗室之不參庭請者率皆奴隸情態之人也或在外
或置年付或稚幼不堪仕或有老病不出門者而一從本府舉
案並請以竄黜之典遂使其子爲父兄紛沓呈辭呼籲
移定者章數十上至於聚全行路莫有依歸之後還承
傳厥後陰之輩人皆笑之獨漢陰君俔獻議最後而病
不參請文武蔭或在散或有宗病不得進參而子弟之諸
劉弘宛者亦有相應世處至此可勝痛哉

戊午二月初十日庚子

承旨俞大建啓曰去初旬初更中臣以宣代房出待其時

伏見聖批俾臣趙國賓以下所之論之不久下教臣之無意

以為趙國賓以下不允其餘依所奏臣不詳察又不取稟率意

書承傳單子以入其啓辭不審之罪極矣伏地待罪惶恐勿

待罪○以左議政韓孝純意目錄啓曰啓請進參人員及

從姓不參人員令該府一一詳察明書啓事傳教矣令郎

廳從各司蹊案一一查出則當初上進參人二百四十五員從

姓不參人二十八員其中擇懷於蹊案中以進書呈名

二人皆自言以病從不得進參而左史諺書云其日下人只郎

為因禁姓以查出為先書啓其從堂下官則蹊案奏數

尤多時方查考畢考即為書啓之意敢此傳知道

臣中郊所詢全為兼睦長鉉等所以病為辭更詳察

啓此外啓臣中病狀為並受詳細察啓　三十八人中回齊

病將帑不得參者太半此外安世成　晋善　具宬　洪友敵之類

是也不可盡記其誓死自守終於不進者則已録於上時或
有案不進下吏書進而受而有之者或有案進而自言不進
者若邢宋善權懷可謂卓爾獨立者也○王心受針靜損命
停三司至劉政院雜公事勿入只係度毋之疏則入

戊午二月十一日辛丑

幼學金光敏徐彖祥等上疏大槩告 廟之日尚不推擇
臧獲照律日已不爲不請加之罪行而嚴惺趙慶起等不爲
國賢自殺等不即斬頭以謝異論日滋國是不定爲三司
不惟不言又從而容貸請先顯斬自獻等國賢嚴惺趙
慶起等仍竄三日讀從者〇以正紀綱以安 社稷〇幼學
鄭周翰等上疏大槩禮曹收議時左相韓孝純不立己見只
推於領相其奸猾之狀尤爲翕張請令禮官更爲收議於
孝純是非可否一言而決其後問于領相亦或一向不言則請
斬孝純以爲老臣忘君負國者之戒〇下議政府〇以左
議政韓孝純言啓詳細回庭請時百官進不進者從各
司挙案查出而柳永詢金尚寯則以一體挙案中名無
以致脫漏其一體不人因禁排斂時其勅令時爲不承旨
而政院無挙案之例因此亦爲漏落此外軍職挙案不
參之人亦難保其必無今即一體更從官案令方一一查

考矣啓曰傳曰部首道更令一一詳細查考以啓○政府六
曹館閣堂上三司長官會于賓廳更議貼標啓目以入
左議政韓孝純啓曰朴時俊等上疏下政府之久三司館閣
堂上有故趁未回啓矣臣等會同工曹判書李尚毅禮曹
判書李爾瞻同知春秋李廣全右贊成李冲戶曹判
書崔瓘大司憲南瑾工曹參判曹倬禮曹參判尹壽民
兵曹參判李德泂刑曹參判朴自凝戶曹參判廬景暹兵
曹參議鄭岦副提學鄭造禮曹參議李命男刑曹
參議鄭遵大司諫尹訒等更與相議思若以爲公主降
稱號稱婚姻依當初已定之議仍爲施行宜當云待
元公事啓下改付標之意啓　時右議政閔夢龍在
不得參

戊午二月十二日壬寅

幼學李世榮上疏請治南以後金睟鄭良弼夢柱之
等忘君護逆首鼠二心之罪竝諸黨朋之外治洛黨
諫挾私任情其於收議右袒之人及廷請不參之時容護
權寵抄啓之際不公不正之罪以警亂逆以安宗社 批下
議政府 ○ 右議政閔夢龍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 備忘
司以義州府尹李克信設棚習陣激怒丘坦請拿問定
罪啓之 ○ 政院啓曰頃日義州府尹李克信狀啓有曰寧
棚之設丘坦驚怪云云此必閫中深人騷動之事而從於
狀啓以爲先告之計也係于上國之事不備咨府當趁即
回啓正月二十九日啓下備局之後今始回啓極爲遲緩請
治知委上於者傳曰允 ○ 傳曰權盼尹義立等隨參施
請之列的實乎更爲察啓事言于政府 ○ 進士任敦
之上疏請亟行奏聞以防來患答曰疏辭具悉當議處
焉仍傳曰此上疏令禮官議處 ○ 兩司合啓曰義州府尹

李光信本以厥屬之人加之以貪婪猥援閑防重如剝割
軍民積失人心即見冬至使李為吉於盈宮中存人多發
訛言騷動潰散所仲極呈驚駭其罪殺無赦也春秋習
陣從是前例運用軍兵呈陵人疑有何罪於先鄭遊擊
而率意妄行生乃此處且窩捆之設鄭因不違之命而
渠若十分審察形勢得不至於蒙犯雨雪而為張大作
之驗人見又以習陣之故驅駭 上國之民騷動搬去巢窟
亦得以藉口若不及時懸其罪轉聞於 上國以釋其萬
一之疑則我國終不免罪累之患請 予先遣宣傳官斬
李光信頭梟示境上以明我國之無一毫他意答曰之
為議處勿用煩論

戊午二月十三日 癸卯

幼學姜膺肇等上疏大槩 逆賊金鴻陸黨金永壽爲倡
朝請陰結無賴免悖之徒 將有不測之禍 亟命治其罪
明示典刑 以勵下譯以府○幼學朴紳上疏大槩 頃有韓輔
吉朴勞復金奭圭等三四黨草野之疏連綿而起
宗社之安有實非矣 請先斬趙慶起等 痛懲其徒於
公論者之罪 次舉西宮延慶之典 以答神人之憤 故不議以
府○幼學李國毅疏後李國光等上疏大槩 克信之生
釁 中國此少見之之自爲也 實是自殺之故令也 免謀實
出於自殺 則豈可但治克信之罪乎 克信與自殺合謀於
自殺而舊用而自殺則無不離從 此則國人之所共知
也 自殺倡爲逆謀 脅戴西宮 帝以 天朝貴示君父爲
公論而討而不遲其亡 又無亂謀陰邀克信 勒兵上
國徵發 天子移動天下之兵 保臨我國之境 其後惻害
君父 脅戴西宮 其罪亦可 豈不條貳謀者 言官之如

欲北還自殺處有此禍也言哉之預慮高麗國不實深矣伏
願亟報自殺之信函送　王府照會議政府 ○ 幼學黃
廷弼等上疏大槩請亟斬克信於江上以解　上國之疑遂
爲奏聞於坦諳未行之前復設中江場市以解華人之
怒因治李世榮陰授議政官之罪而備疏有傲托云議政
許兩備奏請令議院勿繳勿推照會議政府 ○ 令照並照
回啓等伏見李克信狀照設窩所數照依有分沿江間之
些缺可堪住歇處打作假家一二間以為巡邏將卒依泊
之所云云及前者違例票文之辭則以沿江一百三四十里不得
不略起窩棚或為住歇處只或為生把守鋪之論具照國
王咨說云其狀照則以一二假家為言回咨則以一百三四十里
而作窩棚乃是照會國王為言彼此辭說實行不同雖甚
惡殊其謀免之罪欺君負國生釁募惹禍之罪更無可
問不須拿鞫請境上梟首以解華人之疑慙以辭通國
之被誣並同李克信事自上亟為議定至令拿問罪當比

靜摺之日何必煩擾乎不允○以左相韓孝純之摺詳加回
權盼尹義立等隨參庭請之列的實更為審察乎傳
敎矣權盼尹義立庭請隨參時朝臣多有見之者云而
猶不可以此為信故問于兩人則權盼曰正月初五日進參尹
義立曰正月初六日進參云以此觀之兩人所錄進參
日數不同其日下人等案不實之狀已著極為駭愕從重囚
治以懲不更從僞之事宜為敢啓○堅復金永壽上疏請與
姜姪對辯 永壽自敍之辭如

戊午十二月十四日甲辰

幼學李鏶上疏大槩以主和爲降講必不可用虜西密速移

楊罷外勞極釋謝恩使意以爲具一虛奏帶去本寫字

官到上國如方若有大論之請以一國臣民之情請留告寬

迴下議政府

戊午二月十五日 乙巳

前訓導金大河等上疏大槩年前之夏與禹孝邦朴紳朴夢俊韓輔吉韓天挺薛求仁等首發大事而朴紳密通于裔自敍朴弘道等家仍爲不以韓輔吉等屬綴草副稿今者朴紳閔大護之無成自以上來反呈疊疏欲蓋前綻其爲奸慝昭不可掩請亟鞫朴紳使爲臣子爲者有所懲戒事下議政府◯竄金樞于江界李慎儀于會寧權士恭于昌城金如鉾于富寧傳曰李恬儀免前情緒與鄭弘翼等無異罷置◯遠東以按御史擇以本月十七日起馬東以平安監司馳啓以閔瀣遞刑曹參議鄭造迎慰江上◯以李重鎮爲持平

戊午二月十六日丙午

以左議政韓孝純意啓曰當下百官庭請時進參人五百三十七員雜頉不參人一百十一員終始不參人十員令郞廳從峯案一一查出別單分類書啓之意敢啓傳曰知道

○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左議政韓孝純以爲今此奏之舉事體極重臣之愚意當欲收議使備辭參酌見且領相今之蓍龜爲國家長慮遠計必出領相之右意也下書諮訪商量之後爲宜而右議政朴弘耉以爲病不收議郞是常規議命未絕之前莫重莫大之事不敢備論而不敢畧見臣伏見該曹之事亦合事宜更無可議並問于領相然後商量之後或宜當依此上裁大臣之意如此上裁施行何如知道此國家莫重之事領相處所當先問禮曹堂上一員馳往議以來

○以備忘記曰柳密爲禮曹文書去官以南頵羽善送事傳教以李克信繳咨丘垣將呈於遼東各衙門也

戊午二月十七日 丁未

幼學姜脕上疏大槩前上之疏實崔自敎之不道次及金
永壽之罪過而不自覺其鄭顯道亦永壽之事不察之
罪有所難免請亟加自斁以快神人之憤又察譴遷以敍
永壽橫羅之冤○注書韓惟翊書啓曰予命下往陜川
知領議政鄭仁弘處傳諭分以爲前後批辭章疏呈上者
未蒙請遞官之命而臣自去日脇背刺痛不得起居
惶恐罔措云且領議政密符責去傳授後右議政密符
還爲受來矣傳曰知道令去禮官受斯速上來事敎
議自政院措辭付送○傳曰吏判可合人領相處令禮
官再問以來○傳曰禮曹參議李命男老病參判尹壽
民禁府堂上領相處上來敎諭事奏聞事收議令承旨
一員速爲生還仍傳曰同副承旨李偉卿進去

戊午二月十八日 戊申

政院啓曰逆豎呈所等事而姜朏稱名人初以全永壽謂之逆賊上章請罪又即翻釋由前之說則是告變也由後之說則是誣告也告變之後自以誣告承服其欺罔之壽之狀昭著無疑請命鞫廳照斷傳曰允○令爲速鞫請鞫李先信啓曰淦崙若後○禁府姜朏今因 朏逮考不識一字者也稍欲陷永壽以及自獻搆訴付朏以呈永壽歲猾有朏累持白刃拉朏直入稍所曰爾發朏誣我逆我等死耳寧先殺爾遂以刃擬稍頸稍良久曰我且解之立構草反前說復使朏呈之永壽笑而出朏竟坐誣告律棄市而抵死自不知其所以死也

戊午二月十九日己酉

傳曰幼學安衛金大胤安斗元高仁友李春馨具構李溶崔夢尹李德弘生員鄭顯世等空代入于仁慶宮安衛主簿除授金大胤安斗元高仁友直長除授李春馨具構奉事除授李溶崔夢尹鄭顯世李德弘除職○玉堂上劄請李克信快從公論答曰事意已諭于兩司矣

戊午二月二十日 庚戌

傳曰近日兩司之啓多有謬誤矣義州界連 上國新判
官下直未滿數日新府尹時未及下去此際脫有緊急之
事未知何人策應乎聯日懸諫告君之爲不可不愼自上
有何容疏一定信而不即拿來乎况新府尹差出累日尚
不下直而兩司不敢發一言催促惟以拿致之信猶恐不及
頻數瀆擾於靜攝之中何不量事勢乎義州其可一日無
府尹判官乎新府尹催促下送赴任後李光信亦爲拿來
事言于兩司○以左承旨政院孝純言於承政院曰前日郞
廳中漏落者詳細察啓之教更令郞官從兵曹謄錄
案查考則庭請時無學案查上事戊付祿人四十四員無
祿人二百八十二員一一分類別單書啓大槩軍職小如正職查
出云據兵曹上以上之數無祿無遞兒本無限數故一付其
名歲久仍存其間或有處置者或有罷散者許多之人非但
兵曹查没堂下無祿之類皆内三廳隨處或清白吏子孫處

付軍械散之四方在京者極少至於新數等亦在其間豈曾
常時元無於公會者當經數械表々者外詳考無憑故只從
收案書啓且前日擧案查出時宋英耉以諸奴不無之
校書朴弘韶以應查新頒之類而校書朴自凝以儒學
時發諸路錄於諸奴不無之類並為追錄改正書啓之意
敢啓○傳曰同事病處針事同時來判不以外方色上學子
無名目借上姓儀前諸仍為封進可笑此言于各該司只
詩事同學子判不後以西宮書並事並令該曹行會○政
院啓曰今見吏曹使李商吉等狀啓 玉泉各衙門以謝恩
使至今不來請以為推云昨日備忘記令責諮官善為
應對且有別樣處置之教云處不及實出尋常萬々擬
以情禮且觀事勢謝恩使一行圖當後々發遣向者勅
書之臨有闕門外祗迎之儀當此閱稱之日郊外冒寒埤
動在臣子區々之誠極為悶慮請加三思亟行闕門外祗迎
勅之禮因速發遣使臣俾無遲滯之患傳曰知道之旨

調理以行○幼學金延亮上疏大槩請廢黜西宮承奏天
朝以快神人之憤且釋李克諧以存討逆往被竄謫之
罪○禮曹啓曰前頭大禮稠疊而上候尚未快差又令退定
日朔臣等竊有所懷敢此仰達 皇勅滯在郊外已經數月
擬之事體極爲未安只緣聖體未寧久稽出迎與其遷
留道路之中寧速祗迎於闕門之內以合情禮耕籍之舉
國家盛典古今帝王必於二月驚蟄後亥日行之者先
天下農務爲孔亟之義也我國耕種亦於寒食前後
定二十日固已晚矣今又退定於三十日則節候太晚四野畢
耕殆無親先勸務之意況大駕所臨百官扈從遠近
觀光士女填溢其路踐踏民間已耕之田亦可慮也此禮必
於節候未差之前決不可進行寧退定於明春似爲宜當
大臣之意亦如此故敢啓且三十日乃國忌而更問于日官則
三月二十日後無吉日云此意並稟上裁於行何如啓二十五
日與二十八日其間不過數日迎勅以二十八日退定其前予謹

未善亦當別擬議展親耕仍定於二十日告廟祭以四
月初生改擇日退行

戊午十二月二十一日 辛亥

傳曰上御時進排綿紬木綿極爲麁薄所見埋沒亦有

用今後另擇進排且別貢紬木請並如此以其在國用

嘗爲寒心事着令該曹另加察處

戊午二月二十二日壬子

傳曰親耕後陳賀何日爲之乎何不書啓乎令禮官察啓○傳曰告親祭四月初二日退行事發遣宣傳官急急下諭各道

戊午二月廿三日癸丑

幼學金璥上疏大槩丞下節目細行進定告朔日期仍
責於當速施廢黜之典以安社稷且責政院勿捧白必
陷人之疏以靜鬧端○幼學崔淑上疏大槩請先竄柳
義男無母之說明示典刑次治學術之不忠成時亮之心
謀闔實興之陰身之語之罪然後丞下西宮節目即奏
聞天剋以安宗社是時李爾瞻許筠各寫疏徒
猜邑柳義男若爾瞻之徒筠使儒揄其傳言嫌擊效
戕反王後欲罷而不能其故矣致成武鼓是皆揚作人
云

戊午二月二十四日甲寅

生員朴弘益上疏大槩上年進士柳斗立家歌謠之軸安
時應亦往參河仁俊先起柳義男因之曰無母之人臨出
可以飮酒云云李傳芳擧衣止之義男答曰鄕人之言
頃直必是其言免且係矣臣卽與陳逵第念大局未完
讀務爲煙故隱忍至此今見崔潊上疏大槩所爲目臣言
而出故敢來陳達○進士閔震興上疏大槩請與崔潊
同下王獄辨覈潔身之說○生員鄭棋上疏大槩昨日崔
潊上疏李衍不忍强從之說言行甚云所聞曲折不可不
達○傳曰以親耕籍閱儀禮也習儀時十分詳察講定
以習事言于禮曹○生員李傳芳上疏大槩昨見崔潊疏
卽往柳斗立家問柳義男無母之說於其人答曰無母之
說全未聞知弘益亦來聽其二人未聞無母之說都是曰
爲義男抵死甘心其前後之言爲張錯圍可怪矣夫同生
一席聞之者一人未聞爲四人以此言何從出也伏願殿下亟

使臣及御史之閔震興等與朴弘道一時面質辨覈真
僞○進士鄭巖等上疏大槩事目未下之前而至進上休務
仍不撤此命一下衆情驚駭痛忿而自不能執論之象亦久
請亟下節目以鎮奸宄之希望而廣聽之與奏聞之事
即速舉行且曷所以不從以重律得之主威以安 宗社

戊午二月二十五日乙卯

幼學崔潵上疏大槩今見閔宸興上疏大槩不可不辨故更陳潔身之出處請問請先亟治宸興務欲隱諱欺罔君父之罪○日果任瑋上疏自訟不參薦清之寃○幼學韓英上疏訟其父守鎰不參薦清之寃○許迪李時裔上疏訟其父日正李桂男不參薦清之寃

戊午二月二十六日丙辰

青山幼學全炯上疏大槩曰宦寺十罪臣民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今行廢黜之典處於外帶圍非堅守奉閣 至於所賜誥服甚速還奪其後以其罪罪之以安 宗社須日至積寃於崇國共憤討逆之義令君食衣君衣者袖手傍觀終始不察且請之列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治摘發如此之輩並命斬之以明人臣之義嚴鞫鬼蛙元篡以私奸兇之徒充明忠貞之變誣 炯乃李逆堯再從姝之子也炯母聞逆黨將遠竄使炯入京問其炯寓與諂以諂嗃炯以利搆此疏使投進炯愚騃不識字並呈政院直陛 逆黨家始知其疏中有請斬逆黨語並惶愰惕注抱頭而走及歸家其母及其諸父共 咎責之炯既得罪於一家不得接迹流離傷食歲餘而斃 噫 若姜胱全炯者可以見世變之極也

戊午二月二十七日丁巳

義禁府啓目以政院左相意啓辭李春祺等子緣坐事
收待右相判義禁出仕後議處爲當云答曰知道李春
祺及大臣議啓傳教矣問于左議政則以爲大明律內逆賊
之子年十六以上絞十五以下爲奴又曰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
大依幼小論云逆賊李春祺之子春男仲男終男今禁府
年歲相考依律文處置爲當右議政以爲既爲逆賊所
當有緣坐既爲緣坐則自有律文一依律文施行宜當
伏此上裁大臣之議如此敢啓傳曰依議

戊午二月二十八日戊午

右副承旨朴鼎吉書啓曰，頃見迎慰使鄭達狀啓，以驛路無形，未易得達云。今此黃海監司柳舜翼狀啓，亦言諸驛之弊，且陳七站蕭然之狀。國家命令之行，只恃郵傳，海西若此，而關西為尤甚。可謂每日西路使來人，聞大同魚川近年以來，累經惡人，侵虐驛卒，無所不至，將馬匹之有壯者，上等馬為名，窮訪驛人私處，探以逐馬，勒定路文，以私處人數，設公然代之，回令馬戶直納三同木，並與本馬奪而與之。既奪其馬，又徵其木，馬戶則亦以立馬後之資生而失馬，傾財流離散亡。館軍餘丁價布一年所納，厥數甚夥，此追貿馬時亦倍之物，而今則窮訪私占子遺，館軍辨出其徵其族，未由相率而逃。以中和生陽館一驛言之，則左副承旨臣金質幹己酉年為大同察訪時，生陽館軍丁壯八百名云役，而今所見存者只五六人云。他驛之事，據此可知。西路使來人無不同覩而心嗟，耳目之官亦皆熟聞慣聽，而未嘗

有處置之道，貪虐之吏何以懲治，雖殺之亦何以撫集哉。大
同魚川察訪，自前出入嘗經侍從有名望者差遣，其意有
在，而今則闒茸濫官苟充差遣，宜乎驛路之至此也。今若
下諭本道監司，查覈察訪貪否及驛路弊端，一一啓聞，得
其實狀然後，以有名望嘗經侍從者差遣，然後易轍改絃，痛革痼
弊，逃軍之還集，驛路之蘇復，有何難哉。當此吏汚民窮之
時，非但西路，若此八路之弊莫不同然。今兵曹考其馬籍
及偵軍之案，必有未充立逃亡之類，別察訪因由時追捉
處置，且令本驛察訪，非別逃軍逐年歲末一一報于
兵曹，未詳非別者，則從輕重入啓科罪，事捋承傳，行傳
回啓，道令該曹議處 ○傳曰，雨澤愆期，日甚旱暘，乞
更加檢省，速爲舉行事，言于都監 ○傳曰，親耕後還宮必晚，
即日不受陳賀，以致犯於翌日，於午前不受陳賀，午後受嬪
陳賀，以爲便當，令神良意、儀處發遣宣傳知諭各道。
且親耕後受嬪陳賀時，無致詞事，令禮曹察啓。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午二月二十九日己未

大司諫尹詢執義林健司諫辛光業掌令韓詠善修持平中恃李重祉獻納朴宗胄正言李元忠徐國楨啓曰昨見右副承旨朴鼎吉啓辭其中有耳目之官亦皆飫聞慣熟而未嘗有處置之論云而耳目之官指兩司言也臣等忝在兩司之列察覈之貪暴譯路之凋殘職因往來西路之人果飫聞而慣熟云以綢繆未及論列之際經被侍告之臣之斥臣等不職之失大矣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社稷參奉俞魯曾上疏訟其父大禧不參庭請之寃

(B)
732.55
4724
[v.16]
no.43
0205229

昭和六年九月十　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43